

筆記小說大觀

集

玉芝堂談薈

明徐應秋輯

第六冊

進步書局校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玉芝堂談薈卷十一

姑茂徐應秋君義父輯

混沌初分蝙蝠精

張果為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見續仙傳。肅宗為僮耳龍。見唐書。杜預醉吐人見大蛇垂頭。見晉書。郭璞為鼃精。見文選注。王蒙亦為鼃精。見錄異記。高澧為夜叉精。見吳越備史。李紳為黑蛇精。嘗在剡州佛寺晝寢。有僧見黑蛇食丹黍。紳覺曰。適夢樹間食黍甚佳。見雲溪友議。鄭愚為白豬精。見北夢瑣言。明皇微時。至洛陽令崔日知宅。崔設饌未熟。明皇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藤花。逡巡不見。明皇覺曰。饑甚。夢中食藤花甚飽。日知乃知他日啓聖之驗也。見逸史。錢武肅王為蜥蜴精。嘗夜令老吏監直。更聽一宵銀板燈。有大蜥蜴據油缸。喻之。將竭。倏然不見。明日王曰。昨夜夢飲麻膏充腸而飽。是何祥也。宮人有對者。王微哂而已。見傳奇。蔡君謨知福州。夢登鼓而睡。鼓角將見大蛇盤鼓上。世遂以君謨為蛇精。見范鎮東齋記事。米芾知無為州。詰鼓吏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白蛇繞鼓。米領之。叱去不問。故郡人疑其蟒精。見米芾陽志林。又周詢醉而假寐。園吏見大蛇垂於欄楯。宋楊戩卧牀上。盜入室中。

見之乃一大蝦蟆大可如牀。兩目金彩。光芒射人。春渚紀聞。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興潘氏女。二族稱其韶麗。既歸老。不數年而卒。其終之日。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是。既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后去遠。諱日像側。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為花月之神。畫漫錄。李諱諫議。知鳳翔。卒。有蝴蝶之祥。自殞。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宮尊卑。接武不相辨。揮拂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喪行逾日。方散。千秋金鑑錄。安祿山野豬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翻烏之精。脇生兩羽。楊貴妃白鷗之精。指爪純赤。又非夢瑣言。梓潼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其神甚靈。馬王建世子元膺。牙齒常露。蛇眼而黑色。通夜不寐。以作逆伏誅。其夕。廟祝夢為惡子所責。言我往西川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由是人知元膺為廟蛇之精。定命錄。祿山醉卧。化為一豬。而龍首。玄宗識為豬龍。鑑戒蒲墳任弘實。寐於簷下。虹自河飲水。俄貫於弘實口。蜀僧相之曰。蛻龍當近江海。方有榮顯。後歷一州二鎮。俱近大江。揮塵錄。唐黃巢凌劫州縣。有太白山人。奏掘破牛山賊。自敗。掘之。見一石桶。置劍其上。桶中有黃腰獸。撲劍而死。是秋黃巢衰。中原平。草木子。沔陽盜倪文俊。生於黃陂。母夢白虎入室。遂生。吉安志。文山為紫瑤山下。黃土潭龍常往來。

山中客店主夢龍蛻爪於門外。迨晚開門，見公脫履於石，少憩而去。又公好與客奕水中，客不能勝。公鎮日夷然。孫公談圃，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為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曳林間。卒於安州十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為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毅夫也。因出俸營窆之。非夢蹟言，歸登尚書，每浴必屏左右，或自外窺之，乃一巨龜也。

占相篇。行步舒緩，意有所規，多害生類。從鶴中來，體小好姪，意不常定，見色心惑。從雀中來，語則瞋恚，不察來義，口出火毒。從鷄中來，眼赤齒短，語便吐沫，卧則纏身，從蛻中來。

雕卵破得嬰兒

產孕之奇者，佛經毘舍離國有塔名放弓，仗昔恆水上流，有一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以為不祥，擲恆水中。有國王見而開看，有千小兒，端正殊特，王取養之，長甚勇健。伐父王本國，小夫人言，但於城東作高樓，賊到，小夫人於樓上言，汝是我子，何作此反逆事。汝不信，盡仰向張口，小夫人以手攝兩乳，乳各作五百道，墮于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於是思惟，皆得辟支佛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又永嘉中，平陽韓

媪拾巨卵歸得嬰兒。字曰撮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撮因變蛇。令媪舉。仄識後。憑仄築城。城可立就。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露尾數寸。忽有泉踊出。遂成池。令名金龍池。舊記。洱海漁者拾雕卵。破之得嬰兒。乳之長成人。稱為宗模師。能以符呪水土為酒食。千萬人皆醉飽。一日化為鷗。飛集高興寺。不知所適。偃王志。徐國官人姪振。生卵棄之。獨孤老母有犬名鵠。蒼得卵銜歸。生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聞而收之。長而仁智。王徐國鵠蒼死。后生角而九尾。偃王葬之。名狗壠。春渚記。聞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切切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急啓視之。則兩翅欸開。中有玉嬰。轉仄而啼。舉家驚異。杭州志。宋儀王仲湜生。有紫光照室。及視則肉塊也。以刀剖之。遂得嬰兒。牙門將陳義傳云。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兒出焉。後數日。有雷扣戶入室。乳子。歲餘而能食。乃不至。義即卵中兒也。故郡號雷州。寶誌公。宋元嘉中。現於東陽郡。古木鷹巢中。手類鳥爪。朱氏婦聞巢中兒啼。遂收育之。因以朱為姓。述異記。梁時毗陵韓文秀。見鹿生一女子。在地。遂收養之。長而女冠。號為鹿娘。后入棺。武帝致祭。但聞異香。不見骸骨。蓋尸解也。今墓在江陰華亭縣。桂苑叢談。隋文帝時。黎陽王德

祖家有林檎樹生瘻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剖皮得一嬰兒德祖收養之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志蓋菩薩示化也

剖檳榔得女子增

陶朱新錄宋熙寧中交州峒中檳榔生瘻剖而得一女子養之有殊色交人求之不與遂滅峒取女而去號檳榔女又鞞婆娑經稱西國有一商人將鶴入海採寶與鶴戲寢其后合會遂生二卵各出兒后學道出家一名尸婆羅一名優鉢尸婆羅元史畏吾兒之先樹瘻所產也和林一樹生瘻九月而潰五兒出焉最稚者曰小吉可罕既長遂有其地

鷄母殼中哺出小兒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周哀王九年晉有豕生人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人兩頭而不活周復取而觀之識者曰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靈帝元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愍帝建興二年蒲子縣馬生人僖宗乾符二年河北有馬生人成帝咸和六年錢塘人家豕生二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則豕中和元年九月長安馬生人元恪延昌四年陽平有豬生子頭面似人頂有

髻體無毛。僖宗廣明元年。稷山縣民豕生如人。但無眉目耳髮。猶圍蕭塘。宋舉人家有義子名善緣。畜一母鷄。殼中哺出一小兒。頭顱面目與人無異。啼聲呱呱。棄之於河。宋乾道六年。南雄州民家豕生數豚。而首各備他獸形。亦有人首者。占為邑有亂。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又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

女化為男

女化為男者。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漢末徐登以女子化為丈夫。有幻術。晉元康中。安豐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歲。氣性成。遂能御女。南宋文帝元嘉二年。燕中女子化為男。康寧初。江陵女子唐氏。劉聰時。內史女人。唐光啓二年。鄆縣女子未字。化為丈夫。旬日而死。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女子。括異志。廣州蕭氏女大娘子。宋乾道三年。永州支氏女。俱化為男子。地志。合州女冠范志。立天寶中。任安奉使。至慕之。往謁。志立變為男子。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大同右衛參軍馬祿女。年十有七。將適人。化為男子。又男化為女者。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為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漢建安七年。越舊有男子化為女子。華陽國志。武都丈夫。

化為女子。口王寵之至亡國。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為女。國朝隆慶二年五月。山西太原府靜樂縣民李良雨。娶妻數年。以不和離異。后卧病。遂化為女。經脉流行。與同村民白尚相奸配。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巡按御史宋纁奏聞。譚紫霄化書曰。至淫之極。男化為女。至暴之極。人化為虎。京房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賊人為主。丈夫化為女子。茲有陰勝。厥咎亡。一曰男化為女。宮刑濫也。女化為男。婦政行也。

人化異物

人有化為異物者。若鯨化為黃熊。伯奇為伯勞。齊女為蟬。樂浪尉為魚。開明氏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為杜鵑。褒君化龍。閻閻長子葬畢。化為白龍。又吳越春秋云。閻閻有女。怨王自殺。其女化為白鶴。舞於吳市。淮南子。魯有公牛哀。病七日。化虎。太平廣記。漢靈帝時。江夏黃母化龜。徐伯化魚。丁令威化鶴。蜀女化蠶。曹公採藥。吏為啄木。述異記。幽王時。羣臣化為狼食人。令洛陽有避狼城。楚莊王宮人。一日化為野蛾。飛去抱朴子。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夏祭時。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祭命為蛟。妾。隋書。相州有僧。化為蛇。李

世妾化為班蛇。又有鄭美人化為雌虎。一夕食勢寵姬。歐陽永叔集古錄。宣城令張路斯九子皆化為龍。秦時上谷王次仲作八分書。始皇徵之。化為大鳥飛去。博物志。赤帝之女名女媧。往遊於東海。溺死而不返。其神化為精衛。嘗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漢武時。張寬為揚州刺史。有二老翁爭地界。化為蛇。大唐奇事。隴右百姓劉潛。有女無故而死。其屍忽為一白鸚鵡。吳錄。寶鼎年間。丹陽宣騫母化為鼈。孫恪妻袁氏。至峽山寺。化為老猿。劉涓子善畫龍。一日有夫婦二人造門觀畫。化為雙龍。廣五行記。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忽入舍前江中。化為鯉魚。搜神祕覽。魏帝黃初中。清河宋士宗母化為龜。異苑。鄱陽樂安人姓彭。世以獵射為業。每入山與子俱行。後忽變然而倒。化成白鹿。瀟湘錄。萬壽中。長安李審言化為羊。益州刺史張全。駿馬化為婦人。十餘年。復化為駿馬。西京記。却皇后性妬忌。武帝初立。未及冊命。因怒。忽投殿庭井中。眾趨井救之。后已化為毒龍。宣政雜錄。載宣和庚子。南皮弓手張德。死半歲。化為白蛇。崔尊見有一丈夫曰。前生負君錢百萬。上天令我合門為楨。計償於君。

附記。文海披沙。載人與物交者。祭匏之妻與狗交。漢廣川王裸宮人與羝羊交。靈

帝於西國弄狗以配人。宋文帝元嘉中，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明帝初，柴桑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寧州真寧縣人與羊交，生羊，有人指甲。沛縣磨婦與驢交，杜修妻薛氏與犬交。利州人子婦與虎交，宜黃袁氏女子與蛇交。臨海鰥寡與魚交，章安郡吏慳女與鵝交，突厥先人與狼交，衛羅國女配瑛，與鳳交，宇宙之中，何所不有也。

附抄歸雲外集：蛇化雉，雉化蜃，魚化龍，田鼠化鴛，雀化蛤，鳩化鷹，鶉化鸛，蜃化穀。此以形類化者也。柳絮化萍，伏苓化龜，橘化枳，莧化蟹，樹化牛，稻化蟹，蔬化蝶，腐菌化蜂，腐草化螢，腐麥化蛾，朽木化蟬。此以氣類化者也。狐化人，雌鷄為雄，豨化龜，星化肉，雨化血，地化毛。此以災異化者也。杖化龍，鳥化鳥，人化羊，化鶴，星化豕，井化酒，几化麋，杞化犬，米化丹。此以仙術化者也。至於王莽時，五銖錢化為龜兒，元嘉中，河內司馬元胤祭柑化為鵝，桐廬山中竹化為雉，唐太和九年，鄭注篋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宋元祐間，辰州丹砂化為雉，尤為異聞。

玄覽：稷米為鮒，腐菌為蜂，朽竹為蜻蜓，朽瓜為蠹魚，荇莖為鱗，蒿為螻蛄，朽麥為蜉蝣，朽稻為螢，朽木為蟬，田鼠之為鴉也，田鷄之為鶻也，雉之為蜃也，燕雀之為

蛤也寒鳥之為鰓也公蠅蛇為鱧水蠶為蠲鼈為蝙蝠老獠為猿石首魚之為冠鳧鷄為鷓鷃為布穀布穀久復化為鷓也鼈亦為鷓服翼亦為魁蛤黃魚為鰓鵠泡魚為豪豬海鯨為虎海魚為黃雀

男子孕育

婦人誕育之異物怪人疴史不絕書若哀牢夷之先婦人觸沉木而孕周宮人遇龍祭而孕楚王夫人納涼抱鐵樹而孕史滿女飲書佐盥手水而孕女子國婦人浴黃池即妊託為不經至男子孕育則奇之奇矣宣和雜錄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疾經數月臍裂有兒從裂中出眉目口鼻俱全但頭以下手足不分明又出白汁斗餘三日與子俱死晉時豎陽人任谷耕於野見羽衣人就淫之遂孕至期復至以刀穿其臍下一蛇子遂成宦者耳談齊門外臨甸寺有僧二十餘歲患蠱疾五年不差而死及茶毘火方熾忽爆響一聲僧腹裂中有一胞胞破出一人長一寸面目肢髮無不畢具美鬚鬢然垂腹又宿遷男子張二產一男落地呱呱聞中張令親見之漫筆吳縣九都一圖人孔方年五十四歲嘉靖二年十月內晚行曠野兩次聞有呼其名者俱不見人後每夜睡夢中覺有一小兒在旁如此數次至

十一月間。腹內覺有肉塊。日漸長大。四年正月內。腹內時加攪痛。二十四日。穀道出血不止。二十六日巳時。產下一胞。當即暈倒。妻沈氏隨將磁瓦畫開。有一男子小軀在內。身長一尺。髮二寸。口耳鼻俱全。鄰婦徐氏看稱怪異。即棄太湖中。又宋史宣和六年。有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女。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媿而逃去。庚巳編嘉定江東沈鐘者。病革時。尻後僮出一人。長寸許。兩目手足肢節。無不畢具。後數日。鐘死。謝在杭曰。近日男色甚於女。此必至之勢。余謂鳩摩羅釋。見二小兒登肩。欲得婦人。一入幃而生二子。又讀南楚新聞。南方獠婦生子。便起。其夫卧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餉媠。媠擁衾抱雛。坐於寐榻。稱為產翁。夫慾障既感。男子則即孕育其體。自無可疑。然則向之孕成而產。乃真產翁。可發一祭。又有鬼魂生子者。幽明錄上郡胡馥之婦李氏。無子而卒。哭之慟。婦忽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可於燈後見。就當為君生一男。馥之如言。就之。既十月。生一男。名靈產。又因夢受孕者。異苑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如其言。國初。吳與弼聘君。母居江右。父宦於京。同夢相交。合而生。聘君並志之。以廣異聞。

孕三年子

異苑太原溫盤石妻懷孕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鬚髮覆面牙齒皆具晝墮錄鳳翔婦與黃冠通而孕不能決在禁中四年英廟登極赦到宣竟而婦生子髮被面齒滿口甘澤謠大曆末洛陽惠林寺僧圓觀與諫議李公入三峽維舟山下見婦女輩出遊圓觀垂泣李公驚問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生之所孕三載未產以某未至也某往投生公三日後來視一笑為驗是夕圓觀卒而孕婦生子矣成化間漳平縣有朱孔良冢婦懷孕三年乃生子即轉身行步昇樓而去數月生復來又去週歲復來自斷髮為一小結取藏之與母別曰數十年後髮解則吾復生矣遂去不復來昔堯十四月而生明帝亦十四月而生老子至八十一年而產此等事自古有之游宦紀聞濟南同知胡約婦李氏自幼弗孕至年四十八忽有身居二十四月至嘉靖戊戌生子髮長覆眼落地即能言笑近大同馬中翰吳德內人以癸卯成孕至庚戌免身蓋閱八歲而始生子亦不甚大但髮長尺許閩醫生為余言前海道潘與偕一郎孕四月始生生而能言才四歲如七八歲人知竒事世不乏也有綠經佛在世時阿舍城中有長者財寶無量其婦滿足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月出尋重

有身足滿十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娠九子。各滿十月而產。惟先一子故在胎中。迨母命終。載其屍。請太醫者。婆破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髮皓白。俯偻而行。語諸親言。我由先世詈辱眾僧。故在此熱藏中。經六十年受此苦惱。

扇攬半釋迦

輟耕錄。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閹。世俗則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常有此疾。非齊李庶生而天閹。按黃帝鍼經。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復。皮膚以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其有天宦者。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攬半釋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釋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攬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言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拏半釋迦。此謂割。謂被割形者。此五種黃門。名為人中惡趣受生處。醫書載五不男。天捷妬變半五不女。螺紋角鼓線。

生男兩頭共身

漢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後齊天保中。

臨鄆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儀鳳三年四月。涇州獻小兒。連心異體。初鵝舩縣衛士胡萬年妻吳生一男一女。其胸相連。餘各異體。折之則皆死。又產復然。俱男也。遂育之。至是四歲。以獻於朝。漢平帝元始中。長安女孕。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胡氏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止。臍以下分。蓋未有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案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草。木之屬。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斯蓋四海同心之瑞。謹畫圖上識者。晒之。咸通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毛家有嬰兒。兩頭四手。聯足。此天下不一之妖。隆興元年。建康民流寓行都。產子。二首具羽毛之形。慶元元年。平樂縣民婦生子。有尾。永州民產子。首有角。腋有肉翅。乾道五年。餘杭民婦產子。連體兩面相向者。三家。淳熙十年。番禺南鄉產子。肘各有三臂。及長。鬪則六臂並連。漢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夫竊而食之。三日而死。南漢劉鋹時。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嘉定元年。鎮江後軍妻生子。一身二首四臂。吳祝允明語怪載。宏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粘着。兩面外向。其首如雀。其陰皆雄。又山海經。三身國。在夏后啓北。一首而三身一臂國。一臂一目一鼻。孔奇肱之國。一臂三日。又一目國。

一目中其面而居。柔利國為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深目國為人一手一目。又曰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又大荒之山有人焉。三面一臂。是顛頊之子。三面之人不死。

人兼男女二體

宋趙忠惠帥維揚。曰。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儕輩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即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寘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虔子。年十五六。交接一再。漸且男形。小說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此外絕不見於古今書傳。豈以為人妖而汙筆墨。不復載乎。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二體。亦可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史臣謂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高之。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褚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脉應。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昏天地不正之氣也。事載周公謹癸辛雜誌。又玉曆通政經。男女兩體。主國淫亂。異物志。靈猩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又理之不可解者。謝在杭五雜俎云。近聞毘陵一縉

紳夫人從子至午則男。從未至亥則女。其夫亦為置妾。媵數輩侍之。有伎親承枕席。出以語人云。與男子無殊。但陽道少弱耳。或云上半月為男。下半月為女。晉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面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文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疴。於是諸侯王有僭亂之象。

女子陰在首

元帝大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傳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於時王敦據上流。將為亂。是其徵也。又恭帝元熙元年。建陽人陽道無頭。王平。本下作婦人形體。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疊生。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如獸爪。

無頭人織草履

人至喪元。斷頸。無復可生理。夷堅志。戴忠翊郎。刁端禮。道經嚴州一村舍。問其姓氏。答曰。姓潘。一無頭人。手織草履。運手快疾。刁異之。潘生曰。此吾父也。宣和庚子。方賊之亂。斬首而死。某訪屍積骸中。昇歸時。手足猶動。不忍殮。斂造一小函。真首埋屋後。

而用藥敷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至今已三十六年。年七十餘矣。廣五行記載崔廣宗。開元中為薊令。犯法。被梟首而不死。家人異歸。每腹饑。畫地作饑字。家人屑食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有過。犯書令決之。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宜備凶具。如其言也。廣異記載太原王穆。為魯旻部將。於南陽戰賊。以劍斫穆頸。殪而殞地。筋骨俱斷。惟喉尚連。初冥然不覺。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方始心悅。遂以手力扶頭附頸。須臾復落。悶絕方蘇。正頸之後。以髮分繫兩畔。心亦茫然。而所乘馬。初不離穆。穆扶榻立。左右髮解。頭墜懷中。夜後方甦。穆心念馬卧。方可得上。馬忽橫伏穆前。因上馬行。穆麾下見之。扶還旻軍。養病二百日。方愈。繞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獨異志載唐周光智。為華州刺史。吏邵進詒已遽命斬之。其首付妻兒。妻即以針線縫頸。俄頃復活。以藥傅之。決旬瘡愈。又廣異記載滎陽鄭會。少以力聞。天寶末。賊蜂起。會恃其力。恆乘馬四遠。覘賊。忽五日不還。其家樹上。忽有靈語曰。前往探賊。遂為所殺。屍在道傍溝中。到舍。可以穀樹皮作線。繫之。言訖。作鬼嘯而去。家人依其法。繫湊畢。數日乃能視。恆以米飲灌之。百日如常。萍洲可談載監左帑龍野張宣義。言有親戚游宦西蜀。經襄漢。見一人無首。主人云。

因患瘰癧頭脫而活。每有所需以手指畫。日以湯粥灌之。猶存中朝故事。段安節云。天復中。避亂出京。至商山中。逆旅見一老婦人。無半頭。坐林心。緝麻。運手甚熟。其兒婦在側。言廣明庚子歲。巢寇入京。為賊所傷。自鼻一半以上。並隨及去。有人以藥封裹之。得不死。兩日亦如往者。後微動手足。眷屬以水飲灌口中。有久而無恙。今已二十餘矣。

新津縣圖經。漢朱遵。仕郡功曹。公孫述僭號。遵不伏。戰死。絆馬。訖以手摸頭。始知失首。就其地為健兒廟。又國史。豫章太守賈雍。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胸中語曰。戰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眉州城西。有花卿廟。唐花敬定。單騎遇賊。頭已斷。猶跨馬荷戈。至鎮下馬。盥手。適浣沙女曰。無頭何盥為。遂僵仆。

定命錄。朱泚亂。李太尉軍中一卒。名耿浩。為亂兵所及。身頸異處。凡七日。忽不知其然而自起身。頸已屬。但覺顱骨哽咽。而受及處癢甚。自言體與頸分之時。全不悟其害。忽為人驅入城門。見綠衣長吏。點籍姓名。云不合來。令左右逐出。一人髡桑木如臂大。其狀若浮漚。釘將身首斷處。勘合。用桑木釘自腦釘入喉。俄而覺。再見

日月不甚痛楚。妻兒披頂發而觀。則皮裹桑木。黃文存焉。

入墓再生

漢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殮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士庶起。窮神秘苑。竇建德嘗發鄴中一墓。見婦人顏色如生。可二十餘。似有氣息。乃收養之。三日而生。能言。曰。我魏文帝宮嬪。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其后建德為太宗所滅。帝將納之。辭曰。妾幽閉黃壤已六百年。非竇公何以得見天日。今死乃妾之分。遂飲恨卒。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女子趙病死。殮之棺已六日。忽出棺外。自言見其已死夫翁。言己不當死。遂歸。建安四年。武陵女子李娥。年十六。餘物故。瘞於城外。已十四日。行人聞其墓中有聲。發之。遂活。明帝太和三年。有人開周時古塚。得殉死亡女子。數日有氣。數月能言。郭太后養之。五行記。晉干寶父瑩有寵婢。瑩亡葬之。遂生埋婢於墓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恩情如舊。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太原人發塚破棺。棺中有一生婦。問其本事。不知。但視其墓約有三十年。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劉曜時。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

得蘇吳永安四年口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塚而出武德四年太原尼志覺死十日而蘇貞元十七年十一月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有六日而蘇又宣州南陵縣丞李寢死已殯三十日而蘇淳熙十三年行都有人死十四日復生俱見正史咸寧二年瑯琊人顏畿死棺殮已久家人咸夢畿言我當復生遂開棺出之漸能飲食瞻視但不能行語惠帝時杜錫葬而婢誤不出後十年開塚附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甦自謂如再宿耳初埋之入年十五六及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陳后主至德三年建康人婢埋之九日更生有牧牛人聞其聲掘而出之廣異志劉長史女二十病死官舍中劉與司丘椽高廣相善秩滿同歸劉載女喪還高廣子在船中披書遙見一女自船後出高便持之遂加款密忽謂高曰兒本長史亡女命當更生使為開棺夜中以面承霜露飲以薄粥當遂活也高詣劉具陳其事劉初深拒夢女云命當更生天許配合何乃靳固如此劉如言開棺見女姿色鮮明漸暖氣為設幃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晝為哺飲稍開目至暮能言數日如故搜神記秦始皇時長安王道平幼與同村唐叔偕女小名父喻誓為夫婦道平被官差九年不歸父母以女聘劉祥為妻女嫁三年怏怏而死死經三年平還家往女墓悲號逡巡女魂自墓出言念君

宿念不忘。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為夫婦。宜速開塚破棺。平審言啓墓。其女果活。隨平還家。其夫劉祥申訴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奏歸道平為妻。壽一百三十歲。再生而又奇壽。更為異聞。晉武世。河間有男女私悅。男從軍不歸。女家更嫁。尋死。男還哭之。哀不勝其情。發塚開棺。女即平活。前夫訟之。王導斷還開塚者。仙傳拾遺。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為夫妻。葉法善曰。屍媚之疾也。不速除。張死矣。投符化為異氣馬。

紀聞。李疆名妻清河崔氏。暴疾卒。忽見夢曰。吾命未合絕。但形已敗。帝命天鼠為吾生肌膚。待七七日盡則生矣。果有白鼠如独。出入殯所。發其柩。有肉生焉。積四十八日。發之。妻則蘇矣。妻素美麗。及再生。美倍於前。一日妻復言病。遂亡。計其再生。纔百日耳。或曰。有物憑焉。

後魏菩提達多。發墓取碑。得一人焉。曰。姓崔名涵。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不甚了了。既蘇。性畏日。不仰視天。

死尸起舞

酉陽雜俎。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殮。日暮。忽有樂聲漸近。至庭

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村正被酒。大罵尋之。入樹林約五六里。復覺樂聲在一柏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止。遂負尸還。通幽記。涪陵崔咸。獨在齋中。忽有女子年十六七。踰垣而入。擁之入室。問其所從來。而終無言。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將旦而斃。懼未敢發。須臾有奴婢六七人。喪服行語曰。死尚逸。况生乎。咸從而問之曰。吾舍小娘子。亡來三日。昨方殮。雷電尸起。出忽不知所向。問其形容衣服。乃具昨夜之狀。引驗之。果是。衫履有泥汗。其家大異之。宣室志。元和間。有郭翥者。與劉執謙友善。二人每恨幽顯不得通。約先沒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翥居華陰。一夕獨處戶外。嗟吁。聆其音。執謙也。鬼請去燭。翥如言徹燭。與同榻話舊。夜既分。忽又見翥氣不可受。以手捫之。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知為他怪。佯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翥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穢不可近。命棄郊外。忽有里人疾來視之曰。吾兄也。亡數日。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屍而去。獨異志。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有一朱衣人。申弔。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家人驚走。二人閉門毆擊。及暮方息。二尸共卧在牀。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

聚族不能識遂同棺葬之

數升眼睛

原化記肅宗朝尚書郎房集私第獨坐忽有小兒持一布囊房初謂是親故家相省問之不應又問囊中何物小兒笑曰眼睛也遂傾囊中可數升眼睛在地四散皆緣牆上壁一家驚怪頃不復見後坐事誅續異記零陵太守廣陵劉興道罷郡住齋中忽見東壁邊有一眼須臾之間便有四漸漸見多遂至滿室久乃消散不知所在酉陽雜俎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死經宿而甦言夢至一處一人左膊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為針出膿升許顧黃衣吏曰可領視畢也超隨入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眼數千聚成山視內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即畢也俄有二人分處左右鼓巨箎吹激聚眼扇而起或飛或走為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曰有生之類先死為畢言訖忽活廣異記寧州有人掘得太歲大如方相頭狀類亦菌有數千眼其家移之大路有胡僧驚曰此太歲也速埋之其家經一年人死畧盡

好食人肉

西方聖人之教放生戒殺不忍以口腹之欲殘傷物命乃世間一種窮奇窳窳同類

相殘。至有嗜食人肉者。隋麻叔謀好食人肉。嘗蒸小兒以為膳。五代史長從簡家世屠羊。官至左金吾。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為食。唐節鎮張茂昭頻喫人肉。有人問之。曰。人肉腥且肥。爭堪喫。又嚴震亦有此嗜。宋邕智高母阿儂。性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周嶺南首領陳大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擢喉而吐。施州刺史獨孤莊染病。惟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三國志。吳將高澄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人而食之。朝野僉載。武后時。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官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並骨銷盡。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牆而遁。以告縣令。具得其情。杖死。耳目記。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先令愛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綉。遂臂骸肉以啖瓚。諸人皆掩目。昂於奶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趙與時賓。退錄。宋王繼勳。分司兩京。強市民間女子。少不如意。即殺而食之。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於洛陽。又知欽州林子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又有生噉人者。梁羊道生見故舊。部被縛。拔刀剗其睛。吞之。宋王彥升俘獲胡人。置酒宴飲。以手裂其耳。咀嚼久之。徐飲。卮

酒俘者流血被面痛楚叫號而彥升談笑自若前後噉數百人賊臣趙思綰自倡亂至敗凡食人肝六十六面剖而膾之。至食欲盡猶宛轉叫呼此諸人真人類之妖孽也。至時值亂離野無青草。民生斯時弱肉強食其性命不啻蟲蟻。秦符益厲登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饑。士眾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關黃巢兵圍陳州掠人為糧。生投確磔並骨食之。秦宗權遣將四出所至屠戮殆盡行兵未嘗轉糧。止載鹽尸以從。楊行密圍廣陵城中無食軍士掠人詣市賣之。驅戮屠割如犬豕然訖無一聲。趙思綰據長安城中無食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隋朱粲有眾二十萬剽掠淮漢間軍中之食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愁無食。置搗磨寨大銅鐘可二百石煮人肉以餒賊。及降唐段確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蕪肉耳。遂投確烹食之。宋莊季裕鷄肋編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處荆榛千里斗米至數千錢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錢全軀暴以為脯。又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泛海至錢塘有持至行在充食者老瘦男子謂之飢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為美。

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兩脚羊。南村輟耕錄。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灸。或纏其手足。先用沸湯洗滌。却以竹帚刮去苦皮。或垂夾袋中。入巨鍋。或煮或封。作事件而醢之。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人則特剗其雙乳。謂之想肉。每閱史至此。不覺掩卷太息。豈真眾生業障深重。致令閻浮國土。化為羅刹之場耶。近戶垣王掌科家彥疏云。崇禎九年二月三十日。山西撫臣以異常災變告。三月十二日。唐王以南陽連荒七年告。在南陽以親母而烹食其女。則有郭廷玉妻霍氏。山西聞喜以父而殺食幼男。則有廣盈里楊雷子。至殺人母而並食者。則有張河圖等十三名口。後接河南按臣揭饑民纍纍相食。在上蔡有朱天貴楊槐等十二名口。而乞婦則張氏馬氏。勒死解思敬五歲之女而煮之。有如烹豚。至南召新野地方。則惟見割肉盈筐。爭相剖食。名不勝書。讀之真堪為下淚也。

嗜好之異

人性之異。有難以理推者。何晏食蒸餅。不折作十字。不食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明李口食饅首。必欲有葱味。而不見葱。以至文王之嗜菖蒲。武王之嗜鮑魚。吳

王餘之嗜魚炙。屈到之嗜芟。曾皙之嗜羊棗。公儀休之嗜魚。王莽之嗜鰻魚。王右軍之嗜牛心。宋明帝之嗜蜜浸鮓。齊宣帝之嗜起麩與鴨。臞高帝之嗜肉膾。陳后主之嗜驢肉。蕭穎胄之嗜白肉膾。辛紹先之嗜羊肝。陸鴻漸之嗜茶。此猶在常味中。好有獨鍾也。至齊劍南。卽度使鮮于叔明嗜臭蟲。每拾得三五升。浮於微熱水。洩其氣。酥及五味熬卷。蒸食之。為天下至味。知福建院權長輿嗜人爪甲。見之。口內流涎。李棟之好服人精。國朝僧宗泐嗜糞中芝麻。雜米和粥。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國子監祭酒劉俊。喜食蚯蚓。李輔國大畏薯蕷。或人因以示之。必眼中火出。毛髮漚血。南州州人烹犢。取犢兒結腸中細糞。以筋調醯。謂之聖齋。無此一味。即不成。盛筵。南史。劉邕性嗜瘡。加以為味。似鰻魚。詣孟靈休灸瘡。加落。邕取食之。靈休因取。加之未落者。並以餒。遂至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餘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使與鞭。以加結。可謂易牙之同嗜乎。至劉先主好結髮。嵇叔夜好鍛鐵。王粲好驢鳴。李山松好唱挽歌。梁簡文好觀牀上鼠跡。魏明帝好槌鑿聲。亦復可駭。而南史。梁王蕭詧。尤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王荊公惡新衣。孟氏婦畏打銀聲。國朝。梁次摠。好束人臂股。或陰莖。使急迫。而以針刺之。血濡縷。高數尺。至

丈則大快叫絕。又令積綿於樓之庭與檻齊。已從高墜其中。籍厚不能傷。而綿裹身。若繭然。人爭解之。以為樂。駙馬都尉崔京山侯之子。好殺豬。日縛數十口。乾金魚池而殺之。觀其血塗涌及叫聲。則笑樂俱堪一拊掌也。

日飲鮮血半升

世間固有一種奇疾。非書理所載者。如賈耽所視滑州老人。蝨癩。日飲鮮血半升。世無物可療。惟千年木梳灰。及黃龍浴水飲之可愈。有噎死。剖腹得鱉者。白馬瀕淋之。悉化水。有患應聲蟲者。人教以讀本草。至雷丸。獨不應。遂以立方投之。而差有生人面瘡者。諸藥飼之。俱下咽。至貝母。則閉口瞑目。乃挾而灌之。遂結痂。有皮膚中生蟲。如蟹走作聲。如小兒啼者。治用雄黃雷丸為末。糝豬肉熟啖之。有手足甲忽倒長入肉。痛不可忍者。葵菜治之。有面上遍生瘡。如猫眼。有光彩無膿血。痛癢不恆者。鷄魚葱薑治之。有遍身肉出如錐。痛癢不可忍者。青皮當歸灰淋洗。飲豉湯解之。有遍體生泡如甘棠梨。破之。水出。中有石一片。如指甲大。去之復生。以荊三稜蓬莪末為酒服之。有灼艾痂落後。瘡肉忽片片如蝶飛去。大黃朴硝為末治之。有遍身皮裏滾滾如波浪聲。瘡不可忍。謂之血奔。人參青鹽細辛治之。有口内生肉。穗根長五寸。如釵股。飲食則

越吐復吞。痛徹心髓。水洞生麝香治之。有大腸出。不斷斷之。復生。行坐不安。水調鶴
蟲治之。有手十指俱斷。惟有筋連。無節。蟲行如燈心。長數尺餘。遍身綠毛。卷名曰血
餘。以茯苓。胡黃連煎湯飲之。愈。有眼白渾黑。見物依舊。毛髮直如鐵條。雖能飲食。不
語如醉。名曰血漬。用五靈脂服之。有鼻中毛出。晝夜可長一二尺。漸漸麤圓如繩。摘
去即生。此因食豬羊血過多。乳香。礪砂治之。有眉毛搖動。目不能視。交睫喚之不應。
酒調蒜汁治之。又輟耕錄載駙馬剛哈刺。咱慶王因墮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
舌出至胸。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聶兒兒識此症為剪去之。頃間復生。二舌亦剪之。
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塗以藥而愈。晉書有人腹內痛。晝夜不眠。勅其子曰。吾
氣絕後可剖視之。死後其子剖之。得一銅鎗。華陀聞之。便住出中箱中藥投之。鎗即
化為清酒。傅舍人為太常博士。忽得腸癢之疾。滿腹作癢。欲笑難笑。欲泣難泣。數年
方愈。陳子直主簿妻。每腹脹。則中有聲如鼓。遠聞於外。腹消則止。每月一作。孟參政
庾夫人。惡聞打銀聲。及徐姓得於見聞。即舉體戰慄。松滋令莫愚。病不識字。經年方
愈。宋時一女子。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盡如鉤。齊書。天統中。武成酒色過度。恍
惚不恆。曾病發。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

為觀音。浙有士人一指隱痛。其中指甲生一珊瑚高二寸許。氣成海市城郭樹木宛然。其人嗜燒酒。人以為火所吐幻景。復有足脰生瘻者。因至親家。為獬犬所齧。正醫其瘻。其中得針百餘枚。皆可用。賀知章鼻出黃膠。數盆。醫者謂飲酒之過。梁鄴上元後。忽髮變如血。卜曰。元夜食牛肺。犯天樞。巡使夜行禱謝可免。

酒魔茗瘕

元載鼻間酒氣便醉。有人以針挑鼻尖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聞酒即畏之。是日載飲至二斗。有人飲茗至一斛二斗。忽飲過量吐出一物如牛肺。以茗澆之。容一斛二斗。醫者曰此斛二瘕也。吳郡陸顓嗜麪食愈多而質愈瘦。有胡人曰。食麪者非君也。乃腹中一蟲耳。出藥餌之。吐出一蟲二寸許。青狀如蛙。曰此消麪蟲。天下之至寶也。至海上構火。至鼎中。忽有童子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徑寸珠甚多。胡人叱之。又頃一玉女捧紫玉盤。大珠數十。胡人又叱之而去。俄一仙人被紫霞衣。捧絳帕。蓋盤有一珠徑二寸餘。奇光泛空。照數十步。胡人看其珠入海。水皆豁開十步。珠寶任所取。擇談數宋明帝。官人患腰疼。牽心。眾醫以為肉瘕。徐文伯曰。此髮瘕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髮。稍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懸梁上。水滴盡。一髮而已。廣異記。句容

佐史能啖鱠至數十斤。縣令飽餒之。至盡百斤。因覺氣悶。吐出一物。如麻鞋底。縣令命洗出。安鱠所。鱠悉成水。累問醫人。莫能知。令小史持往揚州賣之。高其價。以冀識者。一胡人求買。至三百貫。問之曰。此銷魚精也。能消人腹中塊病。以一指片繫置患處。其塊即消。本國太子患此病。懸賞千金。竟賣半與之。

人面瘡

知玄法師邂逅一僧。患迦摩羅疾。候視無倦。至別僧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城茶隴山相尋。後玄至安國寺。禧宗禮之。賜沈香座。忽漆生人面瘡。因入蜀尋訪。告以所苦。曰。無傷也。山有泉。且澡之。即愈。及明至泉所。方掬水際。瘡忽語曰。公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即盎後身。吾乃錯也。累世求報。而公十世為高僧。戒律精嚴。不得其便。今公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而迦諾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我去汝。不為怨矣。玄乃掬水洗之。瘡遂羞。酉陽雜俎。江表嘗有商人。左臂有瘡。悉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食多覺臍肉脹起。或不食之。則一臂瘠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皆無苦。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可治也。以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而愈。朝野僉載。洛州士人患應聲病。以問張文仲。張令取

本草讀之皆應止其所畏者即不言。乃取藥和丸服之而止。文昌雜錄淮西士人楊
勣得應聲蟲病。劉伯時教以讀本草。至雷丸不復應服之而愈。廣五行記絳州僧病
噎卒。後開視胸中一物似魚。而有兩頭。遍體肉鱗。置鉢中以各味投之。俱化為水。毒
藥亦然。時夏中藍熟。因以少許置鉢中。此蟲懼。逸鉢馳走。須臾化水。世因傳靛水
療噎病。續搜神記昔有人與奴俱得腹癢。奴死。因剖腹視之。得一白鱉。以藥澆灌。並
無損動。偶有客乘一白馬。馬溺濺鱉。鱉乃惶駭。須臾變為水。病者遂服白馬溺而愈。

沙壓

輟耕錄湖南益陽州夜中同寢之中。無故忽自相打。每每有之。名曰沙壓。土人熟此
不以為異。惟取冷水噴嚏。候稍息。飲之湯。徐就醒。然猶二三日如醉。楊用修云。周禮
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臥在寢。有忽覺而漫出門者。謂之夜覺。正德庚辰寧
邱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夢發顛。或至江棹。船行數十里。知為夢也。而返。寧濠
舉事。次夜一軍皆然。謂之陣亡。發史傳所未有也。

玉芝堂談薈卷十二

姑蔑徐應秋君義父輯

耳中聞道士修醮聲

暖姝絲筆高一齋僉憲之堂妹嫁南門外嚴某八十一歲時耳中忽聞有二道士聲音如一老一少誦經修醮云為其保安身命者朝夕不休行住坐卧兼達晝夜每日通誠奏章三朝懺悔科儀無一少異醫藥禳禱不效又聞其卜年壽自八十一歲歷數至九十歲云去不得了至八十三歲聞說三年圓滿若欲畢事者其子乃請道士設醮答之自此寂然無聲今嘉靖十四年乙未八十四歲矣一齋公邀余觀燈坐閒談此甚詳豈所謂宿緣者與耳談山東穆吏部深無罪而罷居田間寒儉甚對客兩目睫忽如蝶翅開閉不休一日目上視見山巒層見叠出一人騎驢鞭策而來俄而墜澗中則已腦也其人從腦中日鼓拍而歌腦欲裂岑岑不可耐又見心前後左右各洞開一門皆有一人居中皆是已身四人喧闐于外而已居中為解喃喃有聲雲笈七籤耳中凡聞金聲玉音者真氣入道欲成也忽聞絃歌之聲者六十五女衛道也晁文元公迴少時聞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其後于靜中聽之若鈴聲

遠聞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酉陽雜俎永貞中東市百姓王布有女十四五艷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一日有梵僧以藥吹鼻中少頃摘去之乞此息肉珍重而去計僧去五六坊有少年美如冠玉叩問曰玉帝失樂神二人知藏君女鼻中我天人奉命來取不意僧先取之當獲譴矣司馬承禎腦中有小兒誦經聲玲玲如振玉額上小日如錢照射一席抱朴子上黨趙瞿病口口死有仙人賜以松脂服之年百七十歲夜見面上有粉色女長二三寸游戲口鼻間如是一年此女長如人在側聞琴瑟聲小說伶人刁俊朝妻項癭如雞卵漸如數斛之囊中有琴瑟笙磨之音癭裂一揉跳出曰吾老猴精也解風雨與江漢鬼愁潭老蛟往還天誅蛟搜黨與故逃匿夫人螬蟻之領今於鳳凰山處求起亡膏請君塗之妻復活壘起雜事張王基本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有一男子陰囊如斗陝西賈識為至寶買去俟其死破囊得二玉碗酉陽雜俎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以後每寐熟即喉聲如鼓簧若成韻節伶人俟其寢即譜其聲按之皆合古奏薛君曾居鶴鳴山下嘗長嘯獨飲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頽然思寢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特出耳中各高二

三寸車有二童緣情青帔亦長二三寸謂君曹曰吾自兜玄國來向聞長嘯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曹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玄國來童子曰兜玄國在吾耳中君耳何能處我一童因傾耳示君曹覘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華堯棟連接清泉縈遶岩岫杳冥因捫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顧見二童已在側命謁蒙玄真伯授主籙大夫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二童怒逐君曹如陷落地仰視乃在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去處童子亦不復見玄怪錄按神記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宮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鹵婦人盛匏中覆之以盤俄化為犬文五色名盤瓠後戎吳強盛盤瓠御其主頭至闕下王因以女妻盤瓠生六男六女遂為蠻夷之祖陳眉公聞見錄載永樂中吳城有老父偶治耳於耳中得五穀金銀衣服器皿等物凡一箕後更治之無所得唯正中有一小木交椅製作精妙椅上坐一人長數分甚有精氣後無他異清異錄載盤屋吏某館客有牙蛀疾一日左腮掀瘡有聲發于齧齧人馬喧闐漸出口外至夜半間向聲云小都郎回活玉窠獾園載處州村媪耳中爬出五穀日可得升許不測所從來村人戲呼其為蒼耳子聞竒錄全州防禦使金堯封有親外甥李言告左目上睛忽痒而生小瘡大如鴨卵堯封飲之酒令大醉遂剖去贅既破

中有黃雀鳴噪而去。宣室志：天寶中隴西李生病，左乳痛不可忍。一日癰潰，有乳自乳中飛突而出，不知所之。富順口公口京山，其冢婦忽感異疾，鼻中流出蟪子，無數而膚內隱隱百蟲蠕動，如蜻蜒蝴蝶之類，足翅皆見，半歲忽無恙。

腹中有金字經

獐園萬歷丁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產夜，又白魚後又妊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寺僧在家轉經祈祐，忽產下一胞，破視之，乃一秤銀銅法馬子也。舉家大駭，權其重可十兩，背有鑄成萬歷二十六年置七字，跡甚分明。又徐州吳瑞妻初生子，歷五十四日忽嘔出水數合，有銅青氣，及旦遂嘔出三角物數十，其家怪而洗之，乃成二錢，分為四塊，五六日連下數升，合之得大錢七十五文，皆有年號輪廓，正其兒後產無他異。驟聞之，似誕而不經，然考晉書及述異記，漢末時有一人腹內痛，晝夜不眠，敕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死後，其子果剖之，得一銅鎗。後華陀聞之，便往出巾箱內藥投之，鎗即化為清酒，正與前事相類。張玉蘭天師之孫，不如葷血十七歲，見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聚文，繚繞數十尺，隨光入其口中，遂有孕。一夕謂侍婢曰：吾不能忍耻而生，死而剖腹以明我心。其夕無疾而卒，忽有物如蓮華自顯其腹而出。

開其中得素金書本際經十卷。又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烏頭兩足。馬蹄。一手無尾。黃色。大如枕。五年五月。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鴉。大業四年。雁門宋谷村。有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數日。雲霧合而雷震。失卵所在。錄異記。合州趙燕奴。其母初孕數月。產一虎。棄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龜。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又棄之。復孕數月。而產燕奴。眉目口鼻皆具。而自頂以下。其身如斷瓠。兩手足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于圓肉上各生六指。及長只尺二寸。神功元年。來俊臣婢產肉塊。如二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為蜂。螫人而去。開元中有醫紀明者。嘗授秘訣于隱士周廉。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至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上驚問故。因大熱路傍飲水。遂腹堅如石。以消石硫黃飲之。立下。物如指大。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

十二影

酉陽雜俎。道士鄒采真言。人影數至九。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翹翹。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鳧。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恩。八名玄靈。九字魚食兩字不辨曹能始。一統名勝志。仙遊九坐山。在縣西北。唐元和初。邑留坡陳氏子。生不如掌。行于日月中。有十二

影隨身。遂出家學道。咸陽六年。建太平院于此。

術人有照影而知吉凶者。有治疾而灸影者。又有撒病人所卧席。藥之而病愈者。似未可信。然本草蠮螋能溺人影。令人生瘡。射工居水中。能吐氣射人影。沙虱居水中。能含沙射人影。則灸影而病愈。又何疑乎。

婦人有鬚

李光弼母鬚數十根。宋徽宗時。有酒保婦朱氏。四十生鬚。長六七寸。宣政雜錄。宣和初。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頭領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為女冠。居於家。庚己。編載弘治末。應州縣女子。生鬚三寸許。又鄖陽一婦。美色。生鬚三縷。約數十莖。而皆無他異。元順帝仍改至元。元年。正月。汴梁祥符縣市中。一乞丐婦人。忽生鬚鬚。

飛頭蠻

桓譚新論。荊州有鼻飲之蠻。南城有頭飛之夷。搜神記。晉朱桓一婢。其頭夜飛。或從天窗出入。以耳為翼。將曉復還。旁人怪之。夜中照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喑吒甚怒。而其體氣急。若將死。乃去被。頭

復附首。北戶錄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頭將飛前一日頸有痕匝如紅縷。其夜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于泥岸尋螻蛄食之。將曉飛還。梵僧菩薩勝又言閩婆國中
有飛頭者。其人無目瞳子。星槎勝覽占城國婦人有頭飛者。人知而封固其項。及移
其身則死。羸蟲集七過國鼻飲水漿。頭飛食魚瀛州勝覽占城有尸頭蠻。但眼無瞳
人為異。夜寢則頭飛去。食人家小兒糞。拾遺記漢武時因辨國言南方有解形之
民。能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海。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于海外。
有文在手

摘輔象仲尼錫文在手。宰我握戶子游手握文雅公冶長手握輔子貢手握正公雋
周手握直期世說周昭王庶子食采翁山夫人觀白虹而有孕生子兩拳不開王笑
之開左手有文曰公右手有文曰羽遂賜姓翁氏唐叔生而有文在手曰虞遂以為
名魯惠公夫人生而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李郃手握三公之字符秦背有文隱起
曰草付梁武舌文八字有文在手曰武隋高祖五柱入頂有文在手曰王黃巢足下
有黃巢二字張良手紋如琴陳平手紋有兵符其妻蕭氏手有帝金花印劉淵生而
左手有文曰淵彭神符生而有文在手曰神符元和姓譜周平王小子生而有文在

手曰武。遂以為氏。周不窟生子。手文曰鞠。是為鞠陶。薛氏血脉譜。周文王曹夫人姜女見赤龍交而孕。十二月生子。手把薛字。因氏為薛。姓源類譜。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孕十二月而生。手把赤字。長封荊州。號為南赤龍。南唐裴休發願為國王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晉書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康帝建元二年。陳續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爰之愈明。有司收繫。自建康縣獄亡去。王莽建國二年。甄尋手理有天子字。帝王世紀。大禹足履已字。抱朴子。老君足下有八卦。李固足履龜文。傳咸掌有卧龍文。指甲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老學庵筆記。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来。故以為名。而字文潛。集仙傳。女仙謝自然。絕粒三十年。兩膝忽有印形。如人間官印而小。古篆六字。粲如白玉。後其印移于兩右膝。並膝則兩印相合。分毫無差。

焦僥三尺

家語。孔子曰。焦僥三尺。短之極也。山海經。周僥國其人短小。冠帶一曰焦僥。國字微不同耳。列子湯問及詩含神霧。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崦。長九寸。外國圖。焦僥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僵。背風則仆。眉目

茶盤捧一小人自云於江干拾得者長尺餘如猴狀五官畢具鬚髮半白則短之極者又不止于焦僥矣職方外紀歐邏巴北海濱有小人國高不二尺絕無鬚眉男女無辨跨鹿而行鶴鳥嘗欲食之西秦子地毬圖注矮民國男女長尺餘以羊為騎五歲生子八歲而老常為鶴鷄所食留青日札嘉靖三十四年衢州商人胡秀在餘杭楊一松家寓携一小人可長一尺眉目鬚髮種種皆備乃男子也約年五十餘歲云至海東大洋中泊岸時忽風浪中得此同輩男女一十七人眾商救之各分其一乃以朱紅鳥籠盛之承以木板以米水食之口中俱作唧唧聲不知所言見人亦不驚懼

又人之長大者河岳玉板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洞冥記支提國人皆三丈三尺三指至防風國人身橫九畝長狄僑如長五丈苻堅時申香夏默護磨挪俱長一丈九尺為拂蓋即佛長一丈六尺小弟阿難與從弟調達俱長一丈四尺五寸吳伍員巨毋霸俱長十尺毋霸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腰帶十圍魏史拓拔猗訥魁岸馬不能勝恒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人之肥重者安祿山三百五十斤司

馬保八百斤。孟蒙一千斤。

身如水晶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及卒。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歷歷如水晶。楚紀薛文清公瑄。河津人。父貞。教訓玉田。母齊氏。夢一紫衣人入謁。遂生瑄。生而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露。家人以為怪。其祖聞啼聲。曰體清而聲宏。必異人也。遂舉之。太平廣記大歷中。元察為邛州刺史。州有魏淑者。忽有異疾。身體日縮。未週歲。即如嬰兒。不能坐。立言語。其母與妻更相提抱。半歲乃復其初。又宋呂夏卿。歷知制誥。年五十三。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齊志陸法和死。及殮。屍小。縮止三尺許。北朝道士寇謙之。死。屍忽長八尺三寸。三日後。縮小。僅六寸許。菽園雜記。同年薛為。學登進士。時體甚肥。及為御史。忽爾瘦削。未幾一疾而殞。歿時。身軀縮小。如十餘歲小兒。宋帝嘉元末。長廣人。病差。便能食而不能卧。一飯輒覺。身長數日。頭遂出屋。刺史段寃度之。凡三丈。復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晉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末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鬚髯蔚然。三日而死。宋高宗十四年六月。臨安府浦頭婦童子。生而能言。四日暴長四尺。元順帝至元九年四月。棗陽縣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長四尺許。膈腹擁腫。見

人而笑。

赤蛇入鼻中

偽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為兒時事濠州節度使劉金。給事廐中人金嘗卒行至廐見景方寢。有二小赤蛇戲於景面。出入兩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見。繇是驟加寵擢。周太祖微時嘗晝寢。有如小虺五色。出入顴鼻之間。宋神宗居濮邨。一日晝寢。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篆。時以為瑞。駱山人堂嘗相王庭湊。醉寢時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富貴。後軍士共推為成仁軍。留後就加節制。王鏐為辛杲下偏裨。一旦擊毬。馳逐既酣。鏐仰天呵氣。高數丈。若白練上衝。杲謂妻曰。此極貴相。以女弟配之。鏐終為將相。

淚凝如血

薛靈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之時。以玉唾壺盛淚。即如紅色。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矣。楊貴妃初承恩。與父母相別。涕泣登車。時天寒。淚結為紅冰。王德璉詞。淚結紅冰。香銷懶髓。楊廉夫詩。紅冰嚼碎齒不冷。丹霞入腹鳴。饑雷張節之。有悼妾詩。桃葉歌殘思不勝。天風吹淚結紅冰。夜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

拾遺記吳潘夫人遊昭宣臺唾于玉壺中侍婢瀉于臺下得火齋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榴環堂又揚貴妃每夏月衣輕綺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花也

骨如葵子

高僧傳劉薩訶師卒于肅州形骨小細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聯續元怪錄延州有婦人頗白皙孤行城市年少之子與之遊一無所却及卒有胡僧向墓敬禮曰此鑊子骨菩薩也不信可啟視之開墓視之遍身鈎結皆如鑊狀李鄴侯外傳李泌辟穀身輕能行屏風上每導引骨節珊珊有聲謂之鑊子骨按釋典佛身有舍利骨菩薩身則有鑊子骨南城縣壺公岩洞中有石函貯七星劍及五色鑊子骨遂寧縣有幽禪師真身塔會昌中寺廢地陷成池太守王公見有僧立公庭逐之入池而沒因掘地得異骨如金色鈎鑊相連謂之菩薩骨乃復興塔寺有五色圓光現谷中人以爲觀音化身又殷時有仙女昌容隔窗見骨沙門衛道安爲天長寺僧精修苦行坐化之夕毫光五采茶毗之曰□□有唵室利迦訶阿六字梵書人始知其爲文殊之化以寶瓶盛其靈骨化爲清水

足掌有黑子

畫墁錄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一日使渾威寧洗足。威寧捧翫久之。對曰。城也。足亦有此。王使跣而視之。哂曰。不迨我。蓋云渾止中壽耳。定命錄安祿山初為韓公張仁愿帳下吏。仁愿常令祿山洗足。仁愿足下有黑子。祿山竊窺之。仁愿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祿山曰。某賤人。不幸兩足皆有此。比將軍者。色黑而加大。仁愿觀而異之。納為義兒。加寵薦焉。

兒啼腹中

唐太宗在孕。語聲外達。難陀集。王曇逸母孕時。腹中聞啼聲。會稽先賢傳。闕澤在母胞中。八月。叱聲震外。搜神記。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孕子未生。二月前。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後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因掘收養之。宋孝武大明中。張暢妾懷孕。而于腹中啼聲聞于外。又後廢帝元徽中。車莞徐坦妻懷孕亦然。錄異記。吳左中郎胡照。女名中。許嫁當出。而歎有身。照欲殺之。有鬼語腹中。何殺吾母。及產遺地。則不見兒形。止聞兒聲。

梁天監十五年七月。荆州市殺人血如竹箭。上文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荆州大旱。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令史瀉于伯血。逆柱而上。二丈三尺。搜神記東海孝婦周青。太守枉殺之。青將死。以十丈竹竿懸五幡。立誓于眾曰。青若有罪。血當順下。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其血青黃。緣幡竹而上。極標。又緣幡而下。

血痕不滅

永新志譚節婦趙氏。被元兵併其子殺之。血漬禮殿間。入磚上。宛然。一婦人抱女兒。狀或磨以石不滅。又燬以火。益顯。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不滅。台州志。王貞婦為元兵所殺。至嵎縣清風嶺。蓋指出血書字山石。投崖死。血漬石間。天陰即墳起。如始書。宋時叛卒寇南劍州。掠民婦。欲與亂。婦死不受汗。遂遇害。屍所枕藉處。血迹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又至人有被殺而無血者。高僧示化。往往有之。唐王朴為黃巢所殺。涌起白膏數尺。一日涌白乳尺五寸。元董博霄為賊所刺。但見白氣一道冲天。可謂異矣。

香從頂穴中出

仙佛奇幻之跡。有不可思議者。聊舉數則。如長者李玄通者。華嚴論以虎馱經囊。至

神福山土龕前于龕中著論每夕口出白光以代燈燭洪昉禪師南天工提頭賴叱請師至天供養于是置食食已身諸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佛僧伽太師頂有一穴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芳馥及曉香還入頂穴中又絮塞之佛圖澄左乳旁一孔通徹腹內有時光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以麻油雜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又齋日輒至水邊分腸洗之復納腹中司馬承禎腦中有小兒誦經聲玲玲如振玉額上小日如錢照射一席涉正閉目二十年弟子固請之正乃開目有聲如霹靂而閃光若電唐貞觀中道昂嘗夜講無燈昂舉掌放光明照堂宇抱扑子上黨趙瞿仙人賜以松脂服之年百七十歲夜見面上有粉色女長二三寸遊戲口鼻間如是一年此女長如人在側聞琴瑟聲隋開皇中釋道英入水晏坐六宿方出又值水厚雪深仰卧三宿方起釋少康縉雲人乞食得錢誘小兒誦佛一聲予一錢康聲獨高一日衆見佛從康口中出立逝之夕有光燭天金舌和尚趙人修道中條山唐開成間睿宗三召不至乃截其舌以進焚之化為金舌哦經如故彭宗能以一氣誦五千文通為兩過音甚清暢咸康中竹林寺尼淨簡見天女持五色華自空中來尼遂騰空直上清涼

僧海豐苦行二十餘年。人見其眉睫間常化佛千百大如黍米。往來遊行已不覺也。劉宋元嘉中。來那跋摩于祇洹寺奄化。衆見一物如龍直上空中。法朗往龜茲國。卒焚骸。兩肩湧泉直上。唐貞觀初。道遵講涅槃經。至請寄來生偈。忽然而逝。送柩于山。有異花繞柩而生。長一二尺。可五百餘莖。杯渡和尚嘗乘木杯渡水。惟荷一蘆。圖子數人舉不能動。或窺其中。有四小兒。面目端正。乃四天王也。從網師乞魚。不與。取兩石子擲水中。俄有兩水牛鬪。網悉碎敗。不復見牛。乾元中。僧無漏立化于禁中。足去地尺許。隋大業初。慧侃住栖霞寺。往揚都。偈法師所。將還寺。僧請見神力。侃卽從窗中出臂長數十丈。軒轅集。年過數百。立于床前。則髮垂至地。坐閭室。則目光可長數尺。雖一日百處。莫不分體而至。人命飲則百斗不醉。夜垂髮盆中。其酒漉漉而出。馬自然時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指柳樹令隨溪水去。指橋令斷。復續。又于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後唐天成初。常覺禪師居東京普淨院。北隣張生請師供養。至夜竊窺。見師體遍滿一榻。頭足俱出榻外。李阿逢犇牛。以足脛置車下。輾其骨皆折。阿死須臾復生。足亦如故。胡起身不甚長。每處稠人中。首獨昂出。指地中寶器穿之。率如一言而獲。韋震能以木石為六畜。龍虎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

為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于是群羊咸向吏言曰為審爾否吏不復分劉政服朱英丸能變化隱形隱三軍之眾使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能令一人作千
人聚壤成山刺地成川噓氣成雲又能吐氣為風化生美女之形又吐五色氣方廣
十里直上連天又能躍上去地數百丈陳復休眾中徐行奔走追之終不能及以鋤
刺地金玉貨物隨刺而出班孟能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初沒足至胸已而盡
沒以指刺地即成井可汲吹屋上瓦瓦飛入人家含墨噴紙盡成文字各有意義晉
羅什與人碁拾敵子死處如龍鳳形軒轅先生坐暗室中白光可長數尺與人飲百
斗不醉夜垂髮盆中其酒漉漉而出麴藥之香輒無減耗能以桐竹葉滿手按之悉
成錢又能散髮用氣攻其髮條條如植葛仙翁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
不灼為客致酒無人傳杯杯自至人前飲不盡杯不去與客談語時天大寒仙翁吐
氣火赫然從口出客皆熱脫衣常有賓後來者玄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與客語漱
口口中飯盡成大蜂飛行作聲張口群小蜂還入口中嚼之故是飯也鄧州一僧名
隱慧日食二鳩或笑之師張口鳩從口出一能行一匍匐在地蒯子訓諸老人頭髮
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其語宿昔之間明旦皆黑矣南詔張子辰習天竺持明法詔問

修建有何功德乃坐露地前置一鉢頃之有水晶觀音自鉢中乘雲升空壺公懸空壺于屋上身跳入壺中費長房隨之入壺見有樓觀重門雞足僧小沉與二僧乞食問識何法門曰能使死者生極樂界有讒之者曰超度死魂何所證驗願入棺試之及小沉啟視此人已死矣詔生之有頃遂甦曰我生在七寶宮殿中何復來此他日叩迦葉石門門訖然中開二僧追呼門則閉矣或謂小沉迦葉化身也殷七七值寶會次以二粟為令接者皆聞異香或笑之作石綴於鼻掣拽不落穢氣不可堪共起狂舞祈謝石自鼻落乃復為栗龍樹尊者化南天竺王問諸天何所作為答曰天今與阿修羅戰須臾空中刀劍及修羅誤鼻相繼下王乃驚服又與善呪婆羅門角力婆羅門化大池蓮華坐其上龍樹化白象入池鼻舉蓮華高擲婆羅傷背而伏元時黃衣和尚每渡津即步行水面衣履不濕遇虎豹輒叱之而馭貞明中龍潮普問將他適以院寺付聰教二弟子乃跨虎凌晨抵信州齋僧方集師就長者覓齋長者不諾師覓水一盃撰拄杖為虎高馭而去又釋靜謐以周武將滅佛法上書力諍不得遂歸太乙山錫谷中厭身情迫勅遣侍者跏坐磐石自條身肉段布于石上引腸掛于松枝五藏皆外見自餘筋肉手足頭面鬢析都盡以刀割心捧之而卒次日合掌

捧心跏坐如故所傷餘骸一無遺血白乳滂流凝于石上慧力寺僧善周沐浴而化
五日後鬚髮再生梵僧難陀在飲食會令人斷其頭釘耳于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
瀉入頭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按節會罷自起提首按之都無痕也澄虛太師入山精
脩母啖之食以刀剗腸滌淨女仙湘媪弟子逍遙媪暫之羅浮三捨逍遙惜坐于室
媪至以杖叩地逍遙如寐醒欲拜忽遺左足如削于地媪拾足勘膝嘆之以水乃如
故洪武中下度僧之令中有冒名代請者帝大怒命錦衣衛戮之吳僧永隆請焚身
以救免帝允之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字語中使曰煩語陛下過早以此禱雨必驗
乃秉炬自焚骸骨不倒異香逼人群鶴旋舞于龕頂誅後大旱以所遺香禱雨立應
上曰此神僧永隆雨也孝建中僧法朗多異跡能戶齋中出入張果隱恒州條山乘
一白驢一日行數萬里休則重疊如紙置中箱中乘則以水喫之更成驢矣香閣黎
止益州青城寺三月三日諸檀越所奉酒食隨得隨盡若填巨壑及晚臨坑大吐雉
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能馳走酒漿亂瀉將欲滿坑魚蝦鵝鴨游泳交
錯元和中道樹禪師結茅壽州三峰有怪現化百端或現佛菩薩天仙等形或放光
出響師至怪滅人問師何道術師云野狐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盡此等神通

真是遊戲三昧固非隱淪變化之小術可同年而語也

菜花中各有一佛

筆談熙寧中李賓客中知潤州園中有菜花悉作荷花仍各一佛坐于中形如雕刻杜陽編唐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盤而進中有擘不開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實體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茵茵上遂置之金粟檀香合以玉線覆之賜興善寺藝苑雌黃吳興郡宗益剖蚌中有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翹首左顧宗益以歸慈感寺戒菴老人漫筆常熟丘郡錫鏹中置熟雞半隻見厨邊光燄發視之見雞氣蒸成一小小佛殿中坐佛一尊如世間大士像眉目分明萬歷癸未正月事也唐詢家烹雞忽火光出釜中發蓋視之水面盡成五色有未產雞子其黃化為菩薩像袖手伸足眉目了然其白化為蓮花座耳談萬歷己卯嚴州建德縣有漁者獲一鰲重八斤一酒家買懸室中夜半作人聲明日剖烹之腹內有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皮帽時郡守楊廷誥入覲以木匣貯之又乙未年遂昌民宋甲剖一鰲中有比丘端坐握摩尼珠衫履斬然潁川王戶部一日宴客庖人烹鰲剖之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筆右執簿種種皆具刻畫所不及

溧水俞集舟行淮上見捕蚌蛤者必買放之一日舟人買蛤一籃倍價償之不允堅置釜中忽起光燄一大蚌裂開有觀世音像旁有竹兩竿相對端嚴衣冠瓔珞竹葉枝幹皆細真珠綴成者舟人皆誦佛悔罪仁品恩州民張氏以屠牛致富一牛臨命跪膝若有請張不肯釋殺之取其肝忽水珠迸出色如水銀而圓大小不等及烹肉就貨刀不能切皆有圓珠如石滿其中胃臟盡然始知舍利也張即日罷業哀從來所棄牛骨并舍利作一塔葬之墨莊漫錄崇寧二年三月初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骨銜之狺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折視牡齒臼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誓有珠如粟瞑目跌跏瞳子隱然莊嚴畢具晁無咎作贊嘆之政和丁酉真州近村富人群犬爭銜一牛脰骨衆異而破之其中血凝如玉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珞相好奇特雖雕琢不及我佛慈悲化身無乎不在視希有之異好殺者得不少悛乎

龍神求舍利

春渚記聞涵山令李兗伯源宣和間侍其季父仲將為廣東憲解秩繇江道還楚舟過小孤風勢雖便而篙櫓不進因上謁龍祠禱龍以祈安濟乞爨不獲旁有言者曰

龍知還自番禺，或有犀玉之屬，顧視行李，獨有番琉璃貯佛舍利百餘，因以啟龍一擲而許。伯源乃跪船舷以瓶下投水面，忽開裂，觀見其間神鬼百怪，寶幢羽蓋，鳴螺擊鼓，執金爐迎導，甚眾而不露濕。一人拱手上承舍利，既下水，即墮合舟，柁輕颺轉首之間，已行百里矣。又閣門宣事陳安上言：元豐初，安燾厚卿、陳睦和叔奉使三韓渡海，舟中安貯佛經及所過收聚敗經餘軸，以備投散放洋之間。風勢甚惡，波濤洶湧，後舟載者俱見海神百怪攀船而上，以經軸為求，先舉軸付之，繼來者眾，度不能給，即析經隨紙付之，又度不給，則剪經行與之。至剪經字而一字之投，莫不忻悅頂戴而去。指顧風濤恬息，皆獲安濟。談圃：呂相國端奉使高麗，過洋祝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摩詰經為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于舟下，音韻清越，非人間比。新繁縣西王李村，隋代有書生以筆于空中寫般若經，後忽雷雨，其地丈許並無沾濕。唐武德初，有異僧曰：「此地空中有般若經。」陳堯咨泊舟三山磯下，夢一老叟曰：「來日當覆舟，慎勿渡。」翌日果然。夜復夢曰：「我江中遊奕神也。」公大貴，故相報願求金光明經一部，公與之辭謝而去。

王榮老過揚子江，風濤暴作，投玉塵端硯虎帳諸物，皆不應。有黃山谷書韋應物

詩取以投之香火未收水光如鏡嘉祐中一貴人携韓幹馬渡采石風大作數日不得行禱于水神夢神求畫獻之風乃止

鵝毛成蓮花

劉程之遺民性好佛常于定中見佛光照地皆成金色阿彌陀佛玉毫光垂手引授又見入七寶池蓮香色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有卅字指池水曰此八功德水可飲之及寤異香發于毛孔耳談李太宰生平戒殺生凡為已殺者皆不食一日客招之為宰一鵝公不悅曰我故不食鵝何宰焉語畢其鵝毛翎從地飛起至雲結成蓮花一朵現于筵前久之始散青螺部公曾劄記其事公乙未年以大司空居艱時事也又云金壇曹太史大章家居時建碧霞元君廟于郊外嘗自往薰修隆慶丁卯四月朔再往先是四明王生携一童子亦在頂禮白日忽雷霆大作攫童子離殿二三大地裂為池池水即注焉碧綠漪漣結成雷泉如願四字而童背亦有此四字硃書久始漸滅大史著有元君靈應記獐園常熟陳莊靖公瓚為給事以直言放歸一意修西方淨業後起遷至秋官尚書萬曆戊子秋七月公病革彌留誦佛益莊故事京師大臣自三品以上暑月賜冰既置冰于榻前眾見水中湧出七級浮屠欄楯鈎綴

窗格玲瓏無不周備。移時水勢漸銷。塔影漸瘦。頃之報公氣絕。一無所覩。又黃氏僕母者常熟。苦里村媪也。平居持齋念佛。了無他異。有子為黃觀察時。雨家僕。萬曆甲寅秋。媪年六十五。疾篤將逝。其雋藍褰衣。裹十二幅。須臾現出十二面觀音像。各幅變相不同。咸具竹林鸚鵡之致。經一晝夜。乃滅。慧廣大師。俗姓姚氏。無錫人。卓錫明州阿育王寺。親覩舍利光中。現釋迦文佛法身。師遂誓焚身以報佛恩。取香油塗身。合掌誦佛號。火然。俄成灰燼。大眾見五色祥雲自師頂上起。光中現菩薩全身。長可二尺。晃然四照。映雲而滅。又四空法師。出家五台山。說法天花。晝下。臨化囑弟子。十年後。茶毘僧徒聚薪棺。至忽自起火。道俗見白雲中現出西方境界。有七重欄楯。網羅竹樹。七寶池金沙地。樓閣宮殿。並是瑋渠瑪瑙所嚴飾。池中青白蓮花。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頻伽共命之鳥。種種奇妙。俄而天樂振空。移時方滅。

白虹跨東井

玄奘在玉華宮。翻大般若經。麟德元年。示滅。其夜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南橫跨東井。即自念曰。昔如來滅度。白虹十二道從西。貫于太微。于是有雙林之滅。今將非玉華大師有無常事耶。至九日。函問至婁道者。漣水人生有異相。掌中一。目中。指七。

節長為承天寺僧。乾興元年。側卧而化。焚之三日。衣被不動。忽雷雨驟作。新火皆滅。口中出白煙。自焚立盡。獨留目睛與舌根不壞。舍利無數。梅仙祖師學道白雲山。夏月偶坐化于梅樹下。數里間聞梅花香。經旬不息。廬山遠法師命盡之日。山中峯澗寺落。皆見千眼仙成隊。執旛幢香花。赴東林寺。温州淨居寺尼玄機。嘗習定于平陽。大日山石窟中。開元中。倒立而化。將葬。風雷陰黯。失其柩。越二日。有自大日來者云。是夕空中有簫聲。柩已厝峯上。義熙中。僧獻沐浴還座。合掌而逝。五色香烟從窻房出。大明末。慧益焚身。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趙惠宗。宜都人。得九天仙籙。唐天寶中。積薪自焚。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化為瑞雲仙鶴而去。

講經雨花

梁武與雲光法師。講經金陵。感天雨花。天厨獻食。因築雨花臺。慧遠禪師退隱硤石山。注涅槃經。成擲其筆。曰。若疏義契理。筆當駐空。已而果然。後人因名曰擲筆堂。竺道生講道于虎丘。無信之者。乃聚石為徒。與談至理。石皆為點頭。先天元年。元覺叅曹溪六祖。一見語合。遽歸永嘉。著證道篇。即時定中。見其字化為金色。滿虛空界。藍田悟真寺。有高僧寫涅槃經。群鶴自空中銜水添硯。圭峯禪師出家青蓮山。講經地。

湧青蓮八龍聽講東晉跋陀羅尊者譯經于廣陵寺之青蓮池有二青蛇自池中出化為童子為灑掃焚香迄暮收經而去譯經畢不知所在唐法師焚金刺血寫經筆端常有舍利又楞嚴大師于精嚴寺作楞嚴疏夢文殊菩薩飛入口中永明中僧下善梵音嘗誦經有群鶴下集塔前經終則去永嘉中安慧寫小品經入火不燒大順初温州大雲寺僧洪梵誦經說法陸地生蓮靈蛇聽法大業末智超誦法華經瓶水自溢中利初温州法空院僧慧升結廬北岩寫法華經至普賢勸法品天雨舍利二顆

經聲發石函中

梁高僧傳齊武帝時山東人掘土見一物狀如兩唇其中舌鮮紅赤色沙門和尚曰此持法華經者亡相不壞也誦滿千遍其驗徵矣乃集持法華經者圍繞誦經繞發聲其唇舌一時鼓動見者毛豎宣室志悟真寺僧夜如藍溪忽聞有誦法華經者月下四望聞然無覩僧慘然有懼迷于衆僧明日俱聽之乃聞經聲自地中發掘之得一顛骨在積壤中獨唇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置于千佛殿每夕經聲發石函中法華經云有人聞是品者能通喜讚嘆是人口中生青蓮花香歐陽公知潁州有官

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嘗作芙蓉花香有屬僧曰此人前世為尼誦法華經二十年又石斗山中法華寺碑載樵者掘地得石函藏一童子舌不壞上生蓮花一枝又後魏范陽寺僧以誦法華白鹿寺童子以供給僧誦法華死後舌俱不壞

入珊瑚林

塔者梵名塔婆此云方墳或云支提翻為滅惡生善處西梵正音名曰窣堵波此云廟廟者貌也又塔西國浮圖也此翻聚相戒壇國經云依梵本座佛骨所名曰塔婆有舍利者名塔無舍利者名支提正法念經云四種人得樹偷婆漢言冢四種人者輪王羅漢辟支如來也佛經治故塔者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掃塔者生意燥天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去塔中草木者生光音天象寶宮殿光明是不可計量以花香供塔者生兜率天諸毛孔有栴檀香具三明六通及八解脫道嚴供養塔廟壽一百五歲道卓建塔三龍護之拾得龍毛長三尺許修空慧寺塔有金甕相對修檀臺山古塔有古窰熟甄三十餘所臨黃塔有水底蓮花彌滿三日長干塔有石匣中瓜髮髮引旋如螺雍州塔有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椶櫚皆滿魏州塔有降金銀花小者如火精大者如榆筴靈鷲寺塔有群燕共銜繡像智門寺塔有神龜黑蜂連理木

甘露降。閑居寺塔有白雲如大蜨。色似青琉璃。翔翔而下。栖岩寺塔有火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鳳泉塔有基石。子漸變盡如水晶。諸凡載在佛藏中。功德難以具悉。魏書。乾陀國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所謂崔離佛圖也。唐元奘傳。健馱國有崔離浮圖。伽藍記。此浮圖天火七燒。佛法當滅。道鑿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猶有鐵柱無能。口上者。王于四角起大高樓。在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輓轆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塔內事物悉是金玉。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明。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此為第一。廣宏明集。瑜珈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工。崔離之起浮圖。四王扶其夜力。又藍莫國王得佛一分舍利。遇歸起塔。即名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拘夷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于此北首而般泥洹。及須跋最後得道處。以金棺供養。世尊七日處。金剛力士放金杵處。八王分舍利處。皆起塔。

陽神陰神

宋張紫陽名用成。修煉功成。受劉海蟾秘訣詩。有一僧自謂得最上乘禪。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一日相遇紫陽曰。可與禪師同遊遠方乎。僧曰。可。願同往揚。

州觀瓊花。于是紫陽與僧同處一靜室。瞑目趺坐。皆出神遊。紫陽至其地。僧已先到。遶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師各折一花為記。少頃。紫陽與僧欠伸而覺。紫陽于手內折出瓊花一枝。問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後紫陽弟子問吾師與禪師同遊。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直修性宗。不復修命。故所至之地。無復形影。謂之陰神。此其異也。鍾離正陽亦云。達磨面壁九年。方超內障。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籠。以此知釋迦性命。雙修分曉。其定中出陰神。乃二乘坐禪之法。宅舍難固。不免遷徙。一念差誤。終無所歸。止于投胎奪舍而已。此非道家純陽之仙。所謂第五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猶圓飯的達者。西域聖僧也。洪武中。來朝闕下。馬足所踐。地湧金蓮。高皇帝奇待之。時的達與真人張宇。皆侍從焉。帝令二人較術。謂宇曰。朕聞西域某國。有玉龍可取。試為朕設壇召將取之。真人遂受詔作法。的達止求盂水置前。結跏趺坐而已。約以三時返命。俄踰六日不至。帝心已懈。命罷之。宇皇恐無地。于是奏言。的達破其術。帝大笑。復謂的達曰。上人既能禁之。亦能解之乎。的達曰。此最易事。呼侍者取盂水瀉于地。有頃。諸神至矣。以次入見。對云。取得玉龍。行抵流沙。忽見洪濤漲天。遂

迷失道六日後水退始得渡而玉龍竟沉于沙中失所在矣。帝不悅的達便從懷內探出玉龍以獻。帝駭以為神。賞賚無數。余讀釋摩騰及唐羅公遠金剛不空三藏事頗相似。譯經圖稱明帝永平三年。帝感異夢。勅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將士王道等。西尋佛法。至印度國。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用白馬馱經。至洛陽。帝造白馬寺。譯四十二章經。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不悅。請較試。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集白馬寺南門。信等以靈寶諸經置道東壇上。帝以經像舍利置七寶行殿上。信等升天入火履水。隱形諸術所試不驗。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射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輪。摩騰先是阿羅漢。即以神足游空。飛行坐卧。天雨寶花。及奏眾樂。此道教為佛屈也。唐元宗幸東洛。羅公遠葉法善金剛三藏皆從。時方修麟趾殿。庭有大方梁數丈。徑六七尺。帝謂葉尊師曰。師試為朕舉此方木。葉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數尺。而一頭不起。元宗曰。師之神力。何有失耶。曰。三藏使金剛善神眾厭一頭。故不舉。已而使葉設法錄。于是取三藏金欄架。裝摺之。以盆壓之。葉繞之三匝。曰。太上老君攝去。盆下袈裟之纓。隨色各為一聚。又覆而祝之。則袈裟如故。又令三藏固收袈裟。令羅公遠取之三藏。跏趺作法。取袈裟置銀合。又安數重木。便眾見中有一重菩薩。外有一重金甲神人。

又以一重金剛圍之。賢聖比肩環繞甚嚴。公遠言笑自若。食頃啟視。封鎖依然。中已空矣。即令人入其院中開櫃取來。元宗問之。公遠曰。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道之小者。適使玉清神女取之。則菩薩金剛。則不見其形耳。此釋教為道術屈也。皆其徒相傾煽之語耳。

玉芝堂談薈卷十二終

玉芝堂談薈卷十三

姑蔑徐應秋君義父輯

坐在立亡

太霄琅書稱帝嚳詣德牧之臺謁九天皇人得靈寶秘文九化十變之書可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抱朴子或問隱淪之道曰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或以玉糝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扎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大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乘天一之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可為老翁或可為小兒或可為鳥或可為獸或可為草或可為木或可為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多隱者也又曰變化之術惟有墨子五行記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為婦人蹙面則為老翁踞地即為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畫地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興雲起火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為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雪渡水不用舟梁分形千人因風高飛吐氣七色坐見八

極及地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殺白虎頭皮生駝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一生輒一異。七種合其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畧同。又自然解脫法。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又云。千歲柏木。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云。為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岳不能犯。守玄一。復易於守真。一思其身。為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隱之顯之。皆有口訣。所謂分形之道。能一日至數十處。分形為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人。余讀仙傳。搜神記。諸書。如赤松子。叱石為羊。盧耽。飛身化鶴。淮南八公。變為童子。色如桃花。蜀都樂巴。却入壁中。化成一虎。趙廓。化鼠被攫。飛入雲霄。左慈。走混羴羊。不復辨白。庾肩吾。噓氣為雲。張果。嘆紙成驢。軒轅先生。使傅茶宮人。忽為老嫗。殷天祥。戲佐酒。倡優不覺狂舞。王子芝。豎子酒壺。度從門隙。張定車馬萬隊。並入瓶中。羅公遠。從玉碣。以遁形。許真君。擲酒杯。而隱跡。王子喬。戈擊墮尸。而振翮。

敵筐。徐光斬首無血。而拊手松杪。漢陰生收繫控犗。而俄在市廛。吳猛羽扇畫江。而忽成平陸。班孟入地。而冠幘俱沒。劉根召鬼。則壞壁自開。謝紇書符投井。而雙鯉自躍。趙侯披髮畫獄。而羣鼠並來。薊子訓三十二處。同日分身。辛七師徧窺七室。一時俱在。張微餐霧服氣。散形能合虛空。孫徹靜室供養。席上便聞人語。徐登昇屋據鼎。而饜趙晒呼風。亂流以濟。冠先被殺。而宋城鼓琴。平常生數死。而華陰為卒。費長房縮地。千里如在目前。葛孝先吐飯化蜂。仍飛入口。董君異飛鳥騰空。人都不覺。李仲甫投羅作鳥。忽已還家。冷謙水遁。而隨呼應聲。馬湘入壁。而久之不出。皆挾坐在立亡之術。得益精易形之傳。不知於前數者。所用何等符藥也。然龍樹尊者。學隱身術。潛入王宮。為王揮劍空中。僅以斂身得免。非悔而入道。墮落已深。北山道士。年及千齡。而自恃隱形。以淫取敗。於飛昇長生。固非至要。稚川謂無故為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論矣。

倍阿蛙龍

莊子。沈有履窻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蛙龍。躍之。西方之下者。則沃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變野。有方皇。澤有委蛇。東京賦。捎魑魅。斮

猶狂斬蛟蛇腦方良因耕父於清冷溺水魃於神潢殘變魃與罔象螿野仲而藏游
光八靈為之震懼况魃或與畢方家語水石之怪為龍罔象木之怪為夔魍魎土之
怪為犢羊火之怪為宋無忌風俗通夏月着五彩辟兵符題曰游光游光厲鬼也知
其名者無温疾鬻子火精為游光金精為清明土神為犢羊水神為罔象木神為畢
方按注履水神髻灶神阿蛙夔狀如小兒洪陽豹頭馬尾罔象大耳長臂萃文身五
彩方皇如蛇兩頭夔一足越人謂之籛罔兩山精好學人聲罔象食人一名沐腫龍
神物也魃猶狂山澤之神委蛇大如車轂紫衣而朱冠方良草澤神亦作蝸蝓猶
狂無頭鬼耕父常遊清冷之淵見則其國敗女魃旱鬼所居不雨魃蚺小鬼畢方老
鬼山海經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樊仲游光兄弟八人恆在人間為怪
害也一曰火之精為畢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水之精曰罔象狀如小兒
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食之吉東方朔罵鬼書有鬻穀倉俾鬻穀
儺鬼也王延壽夢賦有游光鬻穀諸渠印堯夔瞿將劇摘脉堯峴二字句見海賦海
童邀路馬御當蹊海童馬御水怪也一作馬銜一角而龍形又水石之精名曰慶忌
狀如人乘車蓋一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魚又涸澤之精亦名曰慶忌其

狀若人長四寸黃衣黃冠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一日千里木之精曰彭侯狀如黑犬無尾可烹食之抱朴子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山中之精如小兒頭其名跋又名熱內如鼓赤色一足者名暉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者其名金累如龍五色赤角者其名飛飛呼之不為害山水精如吏人者名四微大蛇有冠幘者名升卿白澤圖左右有山石水生其間水流三歲不絕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故車精曰寧野狀如輶車見之傷人三軍所戰其精名曰寶滿其狀如人首無身而赤目見人則慚故宅精名輝文故臺屋精名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之使人目明故市精名問其狀如因而無手足故石精名僕龍狀如小兒衣青衣長一尺四寸赤幘大冠帶劍持戟丘墓精名狼鬼弊池之精名曰髡頰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故道徑精名忌狀如野人行歌又名作器如壯丈夫善眩人呼之使人不迷故白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故井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其鬼名賜名瓊廁精名倚衣青衣持白杖呼之者除故潤精名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媿則去竈神蘇吉利妻王氏名搏頰酉陽雜俎則云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

察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其神屬有天帝橋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劓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人。一曰灶神名壞子、釜甑鬼名婆女。凡遇釜鳴呼其名不為災。黃金之精名石塘，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又絕水有金者，精名侯伯，如人五彩衣。玉之精名曰委然，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得之。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則長二尺，見則掩面，見之有福。又其精名忽，長七尺，又其精如小兒，長三尺，而髮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彩，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金銀。故丘墓之精，名曰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好操杵好舂，以其名呼之，使人宜禾穀。致虛閣雜俎：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泮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有呪曰：元州牂管娶竺米，題臨誦七遍吉。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酉陽雜俎：產鬼名語忌，敬遺臨產呼之吉。傀儡神其名郭禿，馬神其名馬步害，嬰神其名族人，炊見郊祀志。花神其名女夷，獄神其名草野，三郎蛇鬼名，削石圭，馬鬼名賜，衣服鬼名甚遠，金樓子：船神名馮耳，下船三呼其名，除百忌。龍魚河圖：刀神名滄耳，一名鬻，弓神名曲張，箭神名績長，弩神名達望，刀神名脫光，劍神

名飛揚泰侯吉神也。如人而虎尾，居和山五曲出入，有光惡，祈居火神也。婆瘦風神也。涸川之精名螭，見管子。水木之精如老翁，長八九寸。名藻兼，漢武故事。兩山之間精名侯囊，千載木有蟲名賈眈，狀如豚，食之如狗肉。黃門令侂子逐疫鬼，曰甲作食死，胙胄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又弓隆。甲子神也。呼之入水不溺，執明。甲戌神也。呼之入火不燒。江神名奇相，東海神名禺強，北海神名禺京，南方神名延維，驕山神名畢圍，岐山神名涉叢，漕水使民橋神名村留神，扶南國神名摩醯首羅桓公所見。且耳，溪神曰俞兒，蠶神曰菀窳，禹功記載，顧希微所遇河神名屈未多。幽明錄曰：南太守河南陽聖卿所役，變形為奴，送書京師。朝發暮還，名肅霜神，禹鎖龜山下。淮水之神名巫支祈，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有夜叉羅刹，常喜噉人胎。男女交會時，使其意迷亂，懷妊不成就。第一名彌酬迦，第二名彌迦王，第三名騫陀，第四名阿波，悉魔羅，第五名牟致迦，第六名魔致迦，第七名閻彌迦，第八名迦彌尼，第九名梨波，第十名富多那，第十一名曼多難提，第十二名舍究尼，第十三名捷咤波尼，第十四名目佉曼荼，第十五名藍婆。此十五鬼常遊行世間，為嬰孩小兒作於恐怖。又有

山臊一名山蕭神異經作豨永嘉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一名濯肉一名熟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壘亦白相間狀如射堠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云山蕭伍相奴或擾人禱於五相廟良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饑死化為鳥都皮骨為豬婦奴為人都左腋下有鏡印潤二寸一分右腳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豬都在樹半可攀及者為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其禁有持土壟法山鵲法其掌決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

佛經蘇利耶日神也蘇摩月神也婆瘦風神也惡邪尾火神也那羅延一曰跋折羅金剛神也提婆犀那天軍也是為陰兵乾闥婆香陰也是為天樂神阿婆羅無端正也是為非天神緊那羅疑神也似人頭有角琰魔一曰閻羅靜生也閻羅王名閻多夜叉奇池鬼也羅刹連疲鬼也波旬一曰波卑夜惡鬼也鳩槃荼魔鬼也形似甕毗舍闍顛鬼也薩迦耶薩無常也泥梨耶無喜樂也泥梨迦無去處也二者皆地獄名或作泥梨一作泥犁阿鼻無間也亦地獄名

抱樸子。山中寅日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公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鱉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竈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獐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鷄也。戌日稱人姓氏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稱卯君者豬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服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即不能為人害。

藻兼

拾遺記。漢武宴未央宮。忽梁上有老公長九寸。下稽首仰視。俯視帝足。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曰。其名藻兼。水木之精也。陛下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帝為暫止。後幸河汾。聞水中絃歌聲。前梁上公及少年數人。皆長八九寸。獻一紫螺。中有物如脂。東方朔曰。此蛟髓也。以傅面。令人好顏色。蓋東方生之博物若此。嗣讀酉陽雜俎。尊賢坊田令宅中。有紫牡丹成樹。花千朵。花盛時。每日夜有小人五六寸。遊於花上。如此七八年。拚之輒失。所在夷堅志。宣州鹽鐵院官彭堦。嘗病數月。恍惚不樂。每出外廳。

輒見優俳樂工數十人皆長數寸各奏百戲並奏朱紫眩目憤懣無如之何塢後病愈亦不復見耳談福漳胡公顯任廣東副憲人言第中多鬼物公不信偶目暝吹燈未至見堂中小兒五六輩紅靴綠袴相角力甚猛一日月微明見牆頭如小兒兩腿萬餘往來如飛亦有紅靴綠袴第身以上無形令從人以石擲之忽不見未幾姨子暴卒程迴者伊川之後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就視乃一美婦人僅長五六寸容貌甚麗小聲啞啞可辨自言玉真娘子也就壁為龕以香火奉之能預言休咎期年忽飛去世無復曼倩不識此皆何怪也

黑青

貴耳集徽宗禁中有物曰猶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諸閣為之扃戶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暖時宮中夢有與朱溫同寢者即此猶也政和中宮青作狀若屋倒聲其形丈餘彷徨如龍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腥血四灑兵刃不能施或變為人形或為驢其出無時宣和中路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色正青方夜即出掠小兒傷食之後晝亦出入人家為患謂之黑漢典故紀聞正德七年黑青見形兼亦黑犬者如犬小者如貓風行有聲夜出傷人有至死

者踰月始息震澤長語先是黑眚見未幾立西廠使汪直偵外事文武大臣多被戮辱人以為黑眚之應也又成化十二年七月初旬京師黑眚見時民家多露宿忽有物負黑氣一片而來至則人昏迷被傷出黃水傷亦不甚痛有見者云黑色金睛修尾狀如大狸蓋不啻二十餘枚遍城驚擾兼旬始息廣東潮州志惠州先有鬼燐飛入人家輒成人形黑色侵婦女輒吐黃水出猴毛多有死者延及程鄉諸縣益甚或以竹稍擊之即變為飛禽而去亦有變為灰者盆覆以土封之明日啓視乃僧首級也時呼黑眚家世舊聞先是宮中數有物怪或見一老媪黃帽黃衫抱十餘歲兒紅袍玉帶乘輿鳴蹕而出娼兒皆有悲泣容其將見必先有聲如雷宮中謂之雷

廁神

異苑陶侃常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杖有一人朱衣平上幘劍履自稱後帝曰以君長者故出見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所紀聞宣城太守刁緬初為玉門軍使有廁神形見狀如大豬遍體皆有眼出入溷中遊行院內緬時不在官吏見者千餘人如是數日緬歸祭以祈福廁神乃滅旬日遷伊州刺史葆光錄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衣女子曰某廁神也君

聞螻蟻言否。民曰：不聞。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旦見柱礎下羣蟻紛紜聽之。果聞衆蟻云：移穴去暖處，其下有寶，甚寒。伺蟻出處掘之，得白金，是廁神之見，固作福於人者。然庚翼如廁，見一物頭如方相，兩眼有光，擊之入地。王昇宅籬間，見物兩手據廁，深目虎鼻，豬身，面色紫而爛斑，俱不旋踵而卒。陸望曰：見廁神，無不立死。果有之乎？慶餘閩俗，古溷中相傳有三足蟾隱其中，其氣襲人必死。萬曆癸巳夏，張煒者為刑部郎，溷深可五尺許，一日豕入其中，不出，命僕拯之，相繼三人皆溺死。張募人竭其溷，竟無所見。人疑張以過殺奴，故為此說耳。逾一年，城南有古溷亦然，淘者相繼四人皆死，始知其怪。

喪煞鬼

宣室志：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出者，曰煞。太和中，有鄭生客隰州，畋於野，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煞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乎？原化記：大曆中，士人韋滂，膂力過人，獨行不懼，嘗於京師暮行，鼓聲向絕。

主人尚遠。忽見有移家出宅者。滂求寄宿。主人曰：鄰家有喪出然。今避之。不敢相累也。韋固求止宿。遂入開雙扉。息燭張弓以待之。忽見有若大盤自空飛下。照耀如火。引滿射之。一箭正中有聲。火乃掣掣如動。連射三箭。光漸微。取火視之。乃一團肉。四向有眼。眼數開動。令奴烹之。肉味香美。清尊錄：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宿僧寺。忽有聲叱之者。驚起見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奮翅大呼。其屬嗣復懼。避之。廡下明日語僧曰：素無此項。有停柩於堂者。恐是耳。後對開寶一僧言之。曰：佛經有之。此新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朝野僉載。周大足中。秦州鄭家莊有一兒。卽日暮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姿容姝麗。邀與同寢。至曉惟脛骨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戶入。一物不見。惟梁上闇處有大鳥衝門去。或云羅剎鬼也。續明道雜志：李君武押兵行。峽路暮投一山驛。驛吏曰：相傳堂中有怪物。君武夜見物自天窗下。取鐵鞭擊之。遂墮地。至明視之。乃一大水鳥。如雛鶴。細視之。乃有四目。自後驛無怪。續搜神記：王戎嘗赴人家殞殮。忽見空中一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着幘亦衣手持斧。徑入王車中。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然當贈君一言。凡人家殞殮葬送。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青牛。令髻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良久客入。鬼亦入。

持斧打棺有一親趣棺與亡人訣鬼斧打其額倒地乃持斧出

酉陽雜俎炎帝為北大帝君主天下鬼神連地曲泉秦然九幽雲夜九都三靈萬
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沙亦等號溟涔獄北獄獄也二十四獄有九
平元正女青河北等號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萬惡乃墮辟荔

老嫗夜出食人

說海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眇小長二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
啗至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跡牀頭有柳箱封鎖
甚密戒諸孫勿開一無賴者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篋子更無他物自此竟不回矣又紀
聞曰夏縣尉胡瑣嘗至金城縣界止於人家方具食見一老母長二尺來竊食新婦搏
其耳曳入戶云是七代祖姑壽三百餘矣苦其竊嘗繫檻中茲偶逸耳水南翰記北
方老嫗八九十歲齒落更生者能於夜出食人嬰兒名秋姑秋讀如菊酒之菊鄒繼
芳郎中云歷城賣油張家一嫗夜出能如此鎖閉空中搜神記漢獻帝建安中東郡
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匄匄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生子輒失去
如是數歲人甚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着一室中陰藏戶間窺伺之果復重來發聲

如前聞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闔以杖搥之。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便聞呻吟之聲。曰。嗚。宜死。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狀貌頗類於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復有怪如此。時人咸以為此翁。

鬼入人腹

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孺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在肓之下。膏之上。若我何。醫至。曰。疾在肓之下。膏之上。不可為也。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馳召名醫許智藏。俊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當必相苦。奈何。明夜復夢曰。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診俊脉。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廣異記。太原王方平。性至孝。侍父疾。疲極於父牀邊。睡。夢鬼相語。欲入其父腹中。一鬼曰。若何為入。一鬼曰。待食漿水粥。可隨粥而入。方平驚覺。作穿碗以指承之。置小瓶於下。候父啜。乃去。承指。粥入瓶中。以物蓋上。於釜中煮之。百沸。開視。乃滿瓶是肉。父因疾愈。述征記。陶繼為稜陵令。枉殺樂妓。後夢妓來曰。訴天得理。今來相取。遂跳入口中。須臾而死。

鬼知音樂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械而長嘆。舉其手。袂曰。君一絃一調。中散與琴彈之。聲清冷。遙問不對。疑是蔡邕。邕死之日。身著桎梏。職官分紀。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坐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交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曰。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曲所謂楚明光也。惟嵇叔夜能為。此聲彥伯欲請授。女曰。此非豔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吳均續齊諧記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南。荀家窟中。夜後。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攜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為我彈之。思溫奏為沉湘曲。老人曰。此弄初

成吾常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悲切。時人莫之聞。續前定錄青鎖高議。范敏下第。往鄆州訪故人。暑月夜行。至一田舍。遇一婦人。自稱唐莊宗內樂部管。為敏吹笛。敏問其曲名。清秋月。明視之。則一孤塚也。

當生報應

沛國士人生三子。皆有聲而無言。忽有道人過門。因問曰。此何聲也。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子內省。何以至此。主人異其言。思忖良久。乃謂客曰。昔為兒時。當牀上有燕窩。中有三子。其母從外得哺。三子皆出口受之。因以三蔕藜食之。既而皆死。今實悔之。客曰。是也。言訖。三子忽能言語。稽神錄。廣陵有男子。為人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恆自簡視。督責之。乃取烏梅以飼馬。馬齒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已後因患病。見馬屎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同。王遵兄弟三人。並時疾甚。宅有鵲巢。旦夕翔鳴。忿其喧噪。及病差。乃張鵲斷舌而放之。既而兄弟患口齒之病。家漸貧。以至行乞。芝里朱某。平生最惡蜂。竅梁上。每見蜂從竅入。輒以物塞之。後連生二子。殺道皆塞而不通。李寶善。縱火燒陳匠父子。時其族孝廉李之莊見之。不敢洩。惟書於冊。以觀天道。後四載。寶善與族捕魚。天雷震迅。擊死孝廉。又適見之。其尸焦灼。正如陳父。

子汴郵卒巡警界行至棘野中有早行賞輕貨者見卒來疑有他匿叢中卒以鎗刺中之拽出方知其快因取其資卒緣此遂富娶妻生女晨於門首道遙見所刺民入對門皮匠家問之則已生子矣卒既知因緣厚遇匠子以女許字之匠大過望令子事卒如父一日卒飲酒醉臥盛暑汗涌出匠子微以刀割去其汗卒醉中不辨何物以手擊之而刀已入腹矣梁楊思達為酉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歉饑民盜田中麥思達遺一部曲巡視得盜者輒截手腕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北齊張思和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扭械其後所產男女皆着肉鎖手脚並有肉扭束縛連絆唐長孫無忌奏制勅長流以為永例後犯事勅長流嶺南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造大枷長六尺濶四尺厚五寸人莫之犯後嗣明及嗣業資遣逆賊徐真北投突厥事敗業等自著此枷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雙指自落又有婢玉蓮能唱歌昌愛而嘆其善柳氏遂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廬陵吳唐善射一鹿將麕戲見唐驚走唐射殺麕鹿還俯舐悲鳴唐又射殺之既又逢一鹿張琴間箭忽自發中其子江西都校黃敏因禦冠墮馬折其左股其下遂以石碎生龜傳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龜腹與髀肉

相連而生敏甚惡之思割去痛楚與已肉無異龜目所視亦同已所見也唐廣州化蒙縣丞胡亮妾為妻賀氏燒釘烙其雙目妾自縊死後產一蛇兩目無睛一日發被見蛇乃斫殺之遂兩目俱枯

蝸牛成天子字

漢書昭帝時大柳樹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後宣帝以壽太子之孫嗣帝位本名病已錄異記玄宗在藩邸有蝸牛成天子字在寢室之壁塗去復如舊如是者三及即位鑄金銀蝸牛數百於功德寺供養慶餘嘉靖二十七年滇中昆陽州訓導任鉞家養蠶生子布箔上成不仁水火拜告天地八字次日又成一州之大可不慎之八字書法端楷昭然可辨至秋滇池汎濫蕩析民居千餘所留青日札嘉靖戊子閩中民家生一雞子上有故知吉凶之患六字其人驚異遂獻之官府疑而剖之則鮮血一腔耳天聖中馮拯卒次年京城南錫愛院側人家生一驢腹下白毛有馮拯字耳談隆慶中京師顯靈宮道士買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字京口鄔汝翼於萬曆丙子遊杭見屠家豕腹丹書數字曰秦檜十世身武陵紀實洪武乙酉杭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長尺餘有紅色楷書秦白起三字七修類

纂陸允誠家割雞將烹而雞背宛然李林甫三字客皆驚而棄之麀餘又載方思泳
歎人也其家數十口先後死於水思泳出外十餘年杳無踪跡儀真民市一蟹食之
以甲賣樂肆細視甲內隱起數字云徽州府歙縣靈山方思泳作鬼藥師懼而碎之
纂異記白浦民割豬肝肝中有一紙如手大色如新書云煙樹蒼蒼明年無糧次年
巢寇起州縣多荒原化記貞元中海鹽戴文家富性貪後病死鄰家生一黑犢脇
下白毛字曰戴文呼之則應聲而至劉禹錫嘉話唐時畫工解奉先私人資入已反
誓曰若爾當為牛報後果為人家一犢背有白文解奉先三字瀟湘錄唐高宗嘗患
頭風令宮人修藥餌初穿地置爐忽有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帝命放
於苑池宮人別穿地得蝦蟆如初帝命殺之其夕宮人卒後武后竟革命施汴為廬
州營田吏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人為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
腹有白毛方數寸既長稍斑駁不踰年生施汴二字點畫無缺宣和間濰州屠者宰
豬皮上一片有字曰三世不孝父母儆戒錄劉自然愛百姓黃知感妻美髮乘點鄉
兵謂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深懷痛惡既迫於差點遂獻於知感竟亦不
免尋沒於陣其妻晝夜禱天號訴後黃家牝驢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

袖中得生人掌

猶園萬曆十六年吳江書生馮漁載米向蘇州山塘發糶纔入城忽覺袖中頗重於常摸之得生人掌鮮白帶血暖氣猶蒸怖恐不知所出倉忙解纜見水面有大白魚躍入舟掩取閉之下艙啓視乃一人生人體也鮮血淋漓而無手足馮以此發悸病狂三小水牘唐咸通庚寅洛師大饑至蠶月而桑少蠶乏食新安民王公直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與其妻謀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千萬遂坎地以所養蠶數箔廢焉明日荷桑葉詣市鬻之市凝肩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灑地上發其囊內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送河南府鞠之具款云瘞蠶賣桑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請簡驗及發蠶坑中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詣府白尹尹曰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命杖殺之使驗死者則腐蠶耳又夷堅志紹興六年淮上桑葉價翔貴有村民育蠶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蠶所得不足取償不若去之載見葉貨之如臯可獲厚利妻子以為然以湯盡死之瘞諸桑下悉取桑葉棹舟以行半路有鯉躍入舟民取之剝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視稅物發其桑見有死者民之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為殺人拘繫之民具道本末遣吏

至家物色之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啓瘞驗之又其妻也體已腐爛矣益證為殺妻子而逃吏不敢斷竟斃於獄沈石田客坐新聞蠶神報冤云弘治庚申太倉孫廷慎行販安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火族伍氏家丁也其家每歲畜蠶蠶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蠶十餘筐瘞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忽大鯉躍入舟重數斤喜其罕得載歸餽主巡司異其小舟而兩櫓追捕至見頭艙有人腿一三人自相驚駭巡司縛解所司訴辨不信不得已誣服殺人身死埋於隙地押至家妄指瘞蠶地發之見死屍乃少一腿家主俱抵罪夫豈瘞蠶命數多有此冤報耶四事正相類當繇洪公門下取小牘事以投其好而復訛以襲訛也

照鏡不見頭

甘卓將襲王敦照鏡不見其頭尋為王敦所殺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被害梁河東王蕭譽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為元帝所殺見南史蒼梧太守綦臣不恭王命照鏡不見其頭步隲斬之見王隱晉書石虎初衣衾寃照鏡不見其首大恐怖乃自貶為王太和九年羅立言為京兆尹入朝引鏡自視不見其頭為李訓連坐誅死見宣室志集異志謝文靜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啣謝頭來久乃

失所在謝是月薨北齊爾朱世隆為尚書令當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寢如故既覺云向夢人斷我頭去不久被誅晉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牀血淋漓不可忍視東晉王綏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有故無人頭墮於牀而血流淋漓俄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集異志吳成將鄧喜殺豬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陳後主禎明二年有船下忽聞人言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陳周文育為嶺南將軍市中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木棺長三尺俄而見殺晉夏侯玄為司馬景王所忌殺之玄族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旁悉取果食酒肉以內頸中既畢還自安言曰吾得訴於上帝司馬子元無嗣也

鏡中有人形

稽神錄魯思鄗女生十七年一日臨妝鏡中忽見一婦人披髮徒跣抱一嬰兒回顧則立其後自是家人皆見之思鄗親詰之曰我建昌錄事某側室也歲餘生子君女為正妻投我於井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女驚怖以至於卒三國志孫策既殺于吉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則無之因撲鏡大呼須臾而死獨異志唐中宗廢居房陵

有人渡水拾得古鏡進之帝照面其鏡中影人語曰即作天子未浹旬果即位耳談世廟時章中丞煥計偕夢對鏡鏡中人語曰我中則汝中寤而不樂謂鏡中人虛耳後放榜中兩章煥又杭州張洽一日照鏡見鏡中之貌另一人也曰有我有爾無我無爾驚以語人莫能測也明年赴都與一舉人同車是鏡中所見問其姓名會稽張洽也口口榜皆發甲噫亦怪矣

石馬流汗

周武帝克晉州齊有石象汗流濕地安祿山之亂桑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為賊賊以為官軍相持久之忽不見是日照陵石馬皆流汗杜詩玉衣晨自舉鐵馬汗長趨李義山亦云天教李令心如石可待昭陵石馬來梁天監六年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並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帝備法駕修謁是時魏軍攻鍾離蔣帝神報勅必圍許扶助既而無雨淮水暴長六七尺曹景宗督師大挫敵人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崇德縣有白馬岡宋康王南渡金兵躡之忽見一白馬躍出乘而宵逝行七百里至此天曙康王喜

曰。金人不吾及矣。視之。乃石馬也。因葬於此。

羣鳥噉土

漢顏烏。父亡。負土作墓。羣鳥噉土助之。喙盡傷。因以烏傷名縣。蕭廣濟。孝子傳。文讓養母至孝。母亡。兄弟二人役力葬之。日。羣鳥數千。噉土壤助而成墳。王韶。孝子傳。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於墓側。躬自治墓。羣鳥助土。即成墳。酉陽雜俎。貞元十四年。鄭汴羣鳥飛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為城。高至二三尺。方十餘里。緒納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烏口皆有血。十六國春秋。魯人泛海。至亶州。見仲尼七十子遊海中。使魯人歸告魯侯。築城修冠。魯侯不信。俄有羣燕數萬。噉土培城。魯侯因大城曲阜。又宋青州刺史都太玄。性仁恕。德感禽獸。初葬時。有羣燕數千。吐土於塚。誤高大。與他墓異。臨江閔王榮。葬藍田。燕數萬。噉土置塚上。又王莽開哀帝丁姬墓。有燕數千。噉土投其窟中。湖廣通志。廖處知善化時。有一婆。每日誦金剛經。乞食。一日羣鴉噪山上。人往視之。婆懷金剛經。坐化巖傍。羣鴉噉土以覆之。久而成墳。號鴉葬婆。

炊飯化螺

世說。衛瓘。大康永熙中。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出足而行。瓘終見誅。廣五行記。晉

武時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為螺其年楷卒石崇家稻米化螺崇亦被誅東陽劉寵為折衝將軍北征炊飯盡變為蟲其家人蒸炒亦變為蟲其火愈猛其蟲愈壯寵遂為徐龕所殺酉陽雜俎工部員外張周封言舊莊在城東狗架角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率莊客復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飯數斗悉躍出地着牆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蠹牆之半若界焉因謁巫謝之亦無他又唐中宗時中郎將東夷人毛婆羅炊飯一夕化為血

宅泣

武帝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拆八年太廟殿地又陷其年更營新廟作者六萬人至十年方成未一年梁又折魏明帝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盛露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皆泣晉惠帝元康中殿前六鐘皆出涕晉書周筵於姑熟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此金沴木也後竟覆族南村輟耕錄至正甲辰四月十五日華亭縣保楊巷邵浦雲之西清菴廊屋一十九間每間屋柱皆有聲其聲若以桶覆水面而擊其底者人以手按之則振掉而起經時乃止宋寧宗慶元元年夏建昌軍民居木柱有聲如牛鳴者三日乃止按乾坤變異錄人居室無故有

音聲主兵起若人家主家亡楊素東郡起宅窮極奢巧中起沉香堂既成閉之三日後開則四壁皆新洒血腥氣觸人南齊廬陵王子卿隆昌元年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於地旬日見殺五代顧全武於越中廣搜梗楠建宅甚弘壯畢工之際梁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宅而卒謂之宅泣至正乙未寒食海鹽州趙初心詣龍汎掃忽聞如老鶴作聲憂憂不絕乃是一柏樹頃間眾樹同聲逾時方止八月苗軍火其居

石化為麩

宋嘉祐七年三月徐州彭城縣白鶴地生麩民將饑五月濠州鍾離縣地生麩又大中祥符五年四月慈州鄉寧縣山生石脂如麩可為餅餌元豐三年五月青州臨朐益都石化為麩民取食之又唐垂拱三年武威郡石化為麩貧乏者取以給食太和二年石生麩

攝鬼子置瑠璃鉢

佛經稱鬼子母有子五百在人間食人精血殆盡佛愍之攝其小子置瑠璃鉢中母求佛出其子不得則竭魔力與其魔眾舉此鉢不得四百九十九子各以所從鬼兵

數萬排山倒海以擊佛槍及矢石所抵皆化為蓮花佛祖記珥河昔有羅刹啖人睛肉居歲久族盛乃玉其地號羅刹國觀音化為老人乞地藏修問其廣狹曰袈裟一展犬再跳之地足矣羅刹許諾老人曰請立地券券成解所衣袈裟一展蓋其國都令犬一躍盡其東西再躍盡其南北老人乃幻上陽溪之石室為金殿玉樓以螺為人睛供帳百具以居之羅刹喜過望盡攜其類而入已而石室自閉今其地有僂魔石相傳觀音閉羅刹以此石壓之有赤文鳥大篆數十字莫能辨即地券也

硯有聲

左晉文公卒。柩有聲如牛。李林甫逐管子文至石洞。惟一舊筆。俄化五色鳥飛去。晉孝武太元中。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聲。帝是歲崩。元壽元年九月。孝元廟殿門朝鋪首龜蛇自鳴。鄭朗以狀元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几案之硯。忽作數十聲。鄭愈不樂。時洪法師在坐。曰。硯中作聲。有聲價之象。朗後果入台輔。今直閣范舍人果頃自大著直館史閣。几案所用硯。或作十五聲。丁丁然甚駭。范獨內喜。迨半月。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紹熙十一年。温州瑞安縣感應侯廟。鼓自鳴。晉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

滅漢孝宣帝甘露中。鐘虞銅人生毛。玄宗天寶三載六月。大同殿前鐘自鳴。占曰。庶
胡為亂。後魏普泰元年。洛陽金像生毛。眉鬢髮悉皆具足。王敦於武昌鈴下。儀仗生
花如蓮。五六日而萎。北齊崔李舒。位至侍中。特進其家池。中蓮皆化為人面。着鮮卑
帽。朝野僉載。漢時鄆縣南門。兩扇忽一聲稱鴛。一聲稱鴛。晨夕開閉。聲聞京師。漢末
毀之。化為鴛鴦。相隨飛去。唐文宗太和九年。鄭注篋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宋真宗
咸平四年十二月。廡州太清宮鐘自鳴。玄宗天寶五載四月。宰臣李適之。常列鼎。具
饌羞。中夜鼎躍出。相關不解。鼎耳足皆折。晉孝懷帝永嘉元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
解材。人謂之桑樹災。異苑。卞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雞遙從口入。良久乃冲突
而生。毛羽不焦。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漢乾祐元年三月。中書厨釜鳴者七。太和三
年。南蠻圍成都。毀玉晨殿石為礮。有吼聲三乃止。慶元二年十二月。吳郡金鷲鄉。銅
錢百萬自飛。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淳熙九年春。德興縣民
家有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異林。邵魯為蕭山令。一夕玉杯置几上。忽自躍墮地而
碎。明日難作。為人所害。又想文無錫人。弘治己酉秋。赴應天試。几上筆忽自躍。是歲
魁榜第二人。魏書。爾朱世隆與吏部尚書元世雋。握槊。忽聞局上欵然有聲。一局之

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靈怪集。唐武陽侯鄭細罷相。弟緝為太常卿。家居昭國里。厨饌將備。其釜忽如物於灶中。築之離灶尺餘。連築不已。其傍有鐺十餘。皆兩耳漫搖。良久悉能行。乃止灶上。每三鐺負一釜而行。出渠東。過水渠。有折足者不能過。諸鐺乃棄釜。復兩鐺負一折足者以過。入少卿院中。排列定。忽聞空中如屋崩。鐺釜悉為黃埃黑煤。數日細與少卿相次而薨。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白日侍疾。常燃火。忽見帳帶自捲上。自卸下。如此數遭。